

古道要義

全



014018-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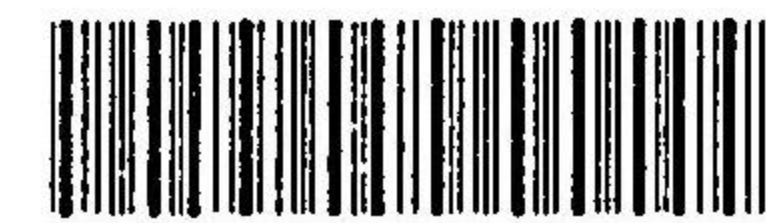
特21-645

古道要義

皇典講究所／編

M42

ABB-0271





緒言

一、本書は明治四十二年三月改正、本所學階授與規則の主旨に準據
 第二種の試験に用ぜむとするもの、道義科中古道研修上の
 書として成は神職講習會の教科用に充て、又、一般の人士をして、我
 が大道の要義を窺知せしめむが爲に、編纂せるものなり。
 一、本書各章の題目は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御煥發の勅語の文
 字に據れり。そは、我が大道の歸趣は、皆この勅語中に、包含せられ
 たるを以つてなり。かくて、各章中に配列せる材料は、概ね前後兩
 段に區分し、その前段にありては、先、古事記、六國史、律令格式、その
 他十餘種の古書につきて、我が道義の根源たるべき、神聖賢哲の
 行實言辭等を、最も簡短に摘採し、特に、歴世の詔勅にありては、古

42 6 11

内空

道發揮の旨に適切なるものは、汎く古今に亘りて撮録したり。次に各章の後段にありては、古來縉紳大家の述作を始めとして、殊に、今古碩學諸家の論說等を搜索しつゝ、その前段各種の行實言辭に對照して、我が道義の奥旨を祖述し、又これを闡明するに近きものを採擇し、稍統紀を定めて、配列せむと務めたり。

一、本書を、第三種の試験用とする場合には、受験者は、先、各章の前段なる材料をば、特に道義的見地によりて、精確に研究し、著實に敷衍せむことを務むべく、次には、後段の材料につきて、その記述の趣意及び字句の義理等をも、詳細に會得しおかむことを要す。

一、本書各章の材料たる、各種の原書どもは、各、その述作の趣旨を異にし、其の文辭は、いづれも、綜合一貫的のものなるが故に、之を摘

採して、適宜に分類せむことは、至難の業なりとす。然るを、編者は、本所の委囑により、廣くその材料を蒐集し、之を比較し、之を検討しつゝ、強ひて、各章に撰修したるものなれば、未だ、自ら、妥當なりと信ずるを得ざるもの尠しとせず。然れども、本書の如きにありては、亦止むを得ざる所なり。而して、編者の淺見寡聞なる、固より、遺漏の點も多かるべし。幸に、博雅の教示を得ば、更に、他日を待ちて補正する所あらむ。

明治四十二年四月

編者しるす

目 次

第一編 緒言 一
 第二編 第一章 希臘文學 一
 第二章 羅馬文學 一
 第三章 中世文學 一
 第四章 近世文學 一
 第五編 附錄 一
 第六編 索引 一

目 次

第一	肇國宏遠	一頁
第二	樹德深厚	二二頁
第三	樹德深厚	三五頁
第四	樹德深厚	四九頁
第五	忠孝濟美	五八頁
第六	孝友和信	七〇頁
第七	恭儉博愛	八七頁
第八	智能德器	九五頁
第九	公益世務	一一四頁

第十 國憲國法……………一二五頁

第十一 義勇奉公……………一四〇頁

第十二 ………………

第十三 ………………

第十四 ………………

第十五 ………………

第十六 ………………

第十七 ………………

第十八 ………………

目次終

古道要義

皇典講究所編纂

肇國宏遠

第一

乾坤初分參神作造化之首陰陽斯開二靈為群品之祖古事記序

天神諸命以詔伊邪那岐命伊邪美命二柱神修理固成是多陀用幣流

之國賜天沼矛而言依賜也古事記上

夫開闢之初伊弉諾伊弉冉二神共為夫婦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次

生日神月神最後生素戔鳴神古語拾遺

伊邪那岐命大歡喜詔吾者生生子而於生終得三貴子即其御頸珠之

玉緒母由良邇。取由良迦志而賜。天照大御神而詔之。汝命者所知高天原矣。事依而賜也。故其御頸珠名謂御倉板舉之神。次詔月讀命。汝命者所知夜之食國矣。事依也。次詔建速須佐之男命。汝命者所知海原矣。事依也。古事記上

須佐之男大神。追至黃泉比良坂。遙望呼謂大穴牟遲神曰。其汝所持之生大刀。生弓矢以而。汝庶兄弟者。追伏坂之御尾。亦追撥河之瀨而。意禮為大國主神。亦為宇都志國玉神。而其我之女須世理毘賣。為嫡妻而於宇迦能山之山本。於底津石根。宮柱布刀斯理。於高天原。冰椽多迦斯理而居是奴也。古事記上

伊弉諾伊弉冊二神。共生大八洲國。及處處小島。而地稚如水母浮漂之時。大己貴命與少彥名命。戮力一心。殖生薦葦。因造國地。故號曰國造大

己貴命。因以稱曰葦原國。大三輪神鎮座記

此二神。武甕槌神天鳥船神。降到出雲國伊那佐之小濱。而拔十掬劍。逆刺立于浪

穗。跌坐其劍前。問其大國主神言。天照大御神。高木神命。以問使之。汝之

宇志波祁流。葦原中國者。我御子之所知國。言依賜。故汝心奈何。古事記上

天照大御神之命。以豐葦原之千秋長五百秋之水穗國者。我御子正勝

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命之所知國。言因賜而天降也。古事記上

太子正勝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命云々。隨白之。科詔日子番能邇邇

藝命。此豐葦原水穗國者。汝將知國。言依賜。故隨命以可天降。古事記上

生島能御巫能辭竟奉。皇神等能前爾白久。生國足國登。御名者白氏。辭

竟奉者。皇神能敷坐島能八十島者。谷蟆能狹度極。鹽沫能留限。狹國者

廣久。峻國者平久。嶋之八十島。墮事無。皇神等能依左志奉。故皇御孫命

能宇豆乃幣帛乎。稱辭竟奉久登宣。祈年祭祝詞

辭別伊勢爾坐。天照大御神能大前爾白久。皇大御神能見霽志坐四方。國者天能壁立極。國能退立限。青雲能靄極。白雲能墜坐向伏限。青海原者棹柁不干。舟艦能至留極。大海原爾舟滿都都氣氏。自陸往道者荷緒。縛堅氏磐根木根履佐久彌氏。馬爪至留限。長道無間久立都都氣氏。狹國者廣久。峻國者平久。遠國者八十綱打挂氏。引寄如事。皇大御神能寄奉者。荷前者。皇大御神能大前爾。如橫山打積置氏。殘乎波平聞看。祈年祭祝詞

詞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云々。及年四十五歲。謂諸兄及子等曰。昔我天神。高皇產靈尊。大日靈尊。舉此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彥火瓊瓊杵尊。於是火瓊瓊杵尊。闕天關。披雲路。駟山蹕以戾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

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而遼邈之地。猶未霑於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凌躐。抑又聞於鹽土老翁曰。東有美地。青山四周。其中亦有乘天磐船飛降者。余謂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厥飛降者。謂是饒速日歟。何不就而都之乎。諸皇子對曰。理實灼然。我亦恒以爲念。宜早行之。

日本書紀三

同天皇己未年三月辛酉朔丁卯。下令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矣。賴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云々。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造。且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鎮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亦可乎。云々。

日本書紀三

同天皇三十有一年夏四月乙酉朔皇輿巡幸因登腋上曠間丘而廻望國狀曰妍哉乎國之獲矣雖內木綿之真迨國猶如蜻蛉之聲帖焉由是始有秋津洲之號也昔伊弉諾尊自此國曰日本者浦安國細戈千足國磯輪上秀真國復大己貴大神目之曰玉牆內國及至饒速日命乘天磐船而翔行太虛也睨是鄉而降之故因目之曰虛空見日本國矣日本書紀三成務天皇五年秋九月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以為表則隔山河而分國縣隨阡陌以定邑里因以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山陽曰影面山陰曰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焉日本書紀八平城天皇大同四年二月辛亥勅倭漢惣歷帝譜圖天御中主尊標為始祖至如魯王吳王高麗王漢高祖命等接其後裔倭漢雜糅敢垢天宗愚民迷執輒謂實錄宜諸司官人等所藏皆進若有挾情隱匿乖旨不進者

事覺之日必處重科日本後紀十七

慶應四年八月廿七日今上陛下御即位宣命現神止大八洲國所知須天皇我詔旨良萬止宣布勅命乎親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止宣布掛畏伎平安宮爾御宇須倭根子天皇我宣布此天日嗣高座乃業乎掛畏伎近江乃大津乃宮爾御宇志天皇乃初賜比定賜倍留法隨爾仕奉止仰賜比授賜比恐美受賜倍留御代々々乃御定有可上爾方今天下乃太政古爾復志賜比豆糧原乃宮爾御宇志天皇御創業乃古爾基伎大御代袁彌益々爾古伎御世止固成賜波牟其大御位爾即世賜比豆進毛不知爾退毛不知爾恐美坐佐久止宣布大命乎衆聞食止宣布然爾天下治賜倍留君者良弼乎得豆平久安久治賜布物爾在止奈牟所聞須爰朕雖淺劣親王諸臣等乃相穴奈比扶奉牟事爾依豆

仰賜比授賜倍留食國乃天下乃政者平久安久仕奉倍志止所念行須
是以彌抱正直乃心且天皇朝廷乎衆助仕奉止宣布天皇我勅命乎衆
聞食止宣

明治廿二年二月十一日皇室典範ヲ定ムル詔 天祐ヲ享有シタル
我カ日本帝國ノ寶祚ハ萬世一系歷代繼承シ以テ朕カ躬ニ至ル惟
フニ祖宗肇國ノ初大憲一タヒ定マリ昭ナルコト日星ノ如シ今ノ
時ニ當リ宜シク遺訓ヲ明徵ニシ皇家ノ成典ヲ制立シ以テ丕基ヲ
永遠ニ鞏固ニスヘシ茲ニ樞密顧問ノ諮詢ヲ經皇室典範ヲ裁定シ
朕カ後嗣及子孫ヲシテ遵守スル所アラシム寤寐
漫筆

○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者大八洲未生以前已有此名云々代神
紀一謹按是謂本朝水土之始也初既有此稱則其水土之美不議而

可知之蓋豐者庶富之言也葦原者草昧之稱也千五百者衆多之義
秋瑞穗者百穀盛熟之意也天神之靈無不通故知水土之沃壤人物
之庶富教化可以施焉夫知其機之謂乎二神從之以遂其功所其繫
全在天神也懿哉本朝開闢之義悉因神聖之靈是乃實天授之人與
之也故皇統有億兆之系終與天壤無窮矣中朝
事實

○天照大神因定天邑君云々神代紀
一書成務帝令諸國以國郡立造長
縣邑置稻置云々日本紀
七謹按是天人建民之長之始也凡物相聚未
嘗不有長以統焉也鳥獸之群必有其先況其人乎民有其業乎業必
有教人必有欲不知其教則百穀違時稼穡失節而民不得恒產不制
其欲則鬪爭相起獄訟日盛而民以至死亡故神之靈既有邑君以播
時百穀後世豈可忽焉乎成務帝始分國郡定封域造長者主國郡稻

置者司縣邑。宜哉。百姓安居。天下無事矣。夫天生蒸民。不能自治。遂有之君。君統萬民。不能獨理。付之百官。百官所理。其揆惟萬。而所其繫。悉在民。然乃百官之設。非為民乎。人君之重。非為民乎。既知天為民立。己則莫不以重民為先務。重於民。必在重撰民之長也。人非其人。則官不明。官不明。則民情不可致。民情塞。則非民之長。後世得民安國豐者。得其人也。有民苦國衰者。不得其人也。故輕郡主縣令。是輕民也。輕民是輕天下國家也。輕天下國家。非背乾靈授國之德。廢天孫垂統之基乎。矣。四方嘉靖之休。萬國咸寧之化。其機端在于此也。中朝事實

○崇神帝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國遺蘇那曷叱知。令朝貢也。任那者。去筑紫國二千餘里。北阻海。以在雞林之西南。日本紀五 謹按。是外夷投化之始也。帝小心明德。國內漸謐。五穀既熟。教化大行。天下稱謂御肇。

國天皇。故外夷亦投化。聖德之隆。可以見之也。中朝事實

○或疑高麗百濟新羅之來朝。亦不修好善隣乎。愚謂新羅王子來朝。任那來貢。既在崇神垂仁帝之朝。其後任吉大神。賜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等。譽田天皇。及若櫻宮。壹戎衣。而各面縛。輿檣封圖。籍降。從指阿利那禮河。以誓請神祇。以盟。伏為飼部。不乾船柁。每歲不絕朝貢。初每國置官家。為海表之蕃屏。自是歷代。以子弟為質。常朝貢。否乃征伐。以懲不庭。然是海外之諸蕃。皆為中國之屬。唯外朝。可以通信而已。諸蕃不足稱隣。中華終不行聘禮於彼地。厚往薄來。以柔遠人。懷外國耳。中朝事實

○謹按。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故治教之道。自內而及外。先近而後遠。親華而柔夷。夫朝廷之上。國都之內。何預四夷之遠疎乎。然內之和近之治華之溢。知之明也。德之充也。無不通無不感者。道之精妙。

也。四夷不遠千里之險。萬頃之渺。歸仰投化。畢獻方物。不期其然而然者。中華之文明。聖王之治教。天以授之人。以與之。實過化之極功也。朝中實事

○孝德紀曰。隨天神之所奉寄。方今始將修萬國。今按本邦之制。以封建也。舊矣。至此始立郡縣之制。故特有此盛詔。凡設百官。殊徽號。改服色。叙禮樂。皆成乎孝德。天智之間。蓋太古同三代之制。中古倣漢唐之制也。三代實錄曰。本朝制度多擬漢唐。以封建。則國造治之。乃世官。以郡縣。則國司治之。有年限。國造名。起于神武時。詳于國造本紀。國司名。始出仁德紀。並稱國司。國造。封建之始。見推古紀。續日本紀曰。大寶二年。詔定諸國。國造之氏。其名。具國造紀。封建之世也。上自天子。下至國造。幽顯匪二。民神同主。是以國造祭其國社。治其民人。以藩屏王室。國造本紀所謂。惣任國造百四十四國是也。國社乃開國之神。而國造其神之裔孫。故國造及郡縣之制起。乃祭政岐為二途。國司專訓。久邇乃美耶都古。謂國之宮司也。

執政。國造專奉祀。國司訓。久邇乃美舉等。毛知國宰亦同。蓋持命之義。言銜命自天朝降也。桓武紀曰。國造兼帶神主。類聚國史。神祇部。叙列國造。稱宜祝等是也。於是國司擁威柄。而國造勢亦微矣。三代實錄曰。孝德天皇國造之號。永從停止。故有國司率國造。見孝德紀。仁明紀。國造補郡司。見孝德紀及令。或以為國造乃國司舊名者。不是矣。平治以降。王室多難。源賴朝恃功貪權。乘釁弄威。奏請置守護地頭於諸國。於是國司之權移歸乎將家。漸復為建國。然守尉非王人。鎮制仍戰國。雖規模相似。而其去古也遠矣。日本紀通證

○謹按開闢之初。三神作造化之首。二靈為群品之祖。皇統與天地共始。而所謂八十萬神。皆本乎一祖。或亮天功。或治地事。上下同力。以輔贊皇業。國土之所以修理。物類之所以蕃育。人民所以安息。莫不皆賴其功。而天祖膺天之正統。懷柔神祇。以圖皇基於億載。及至太祖。以命世之英。賴神祇之靈。掃盪妖氛。光宅天下。首修祀典。以昭報本反始之

義天下皆知神威之可畏而神孫之可尊萬世一統之業於是乎定矣但古史所傳神代之事靈妙神異不可得而測焉學者雖各有其說要不過臆度耳大日本史神祇志

○古者神聖經綸天業所以敬畏祖宗撫綏黎元者無所不用其極矣崇祀以為教化民以為治治教惟一祭政不岐若其梗皇化害政教者黜罰隨加莫不摧伏焉當時輔贊翼衛之官與承流宣化之臣皆以神明之胄遵天上之儀蓋既有元首之明以照臨六合而佐之以股肱爪牙之臣以宣布政教是其所以保寶祚於無窮而躋黎元於仁壽之域也天祖之降皇孫于下土也健雷齋主二神奉承大訓震耀兵威其英風偉烈鼓盪八洲於是乎大國主輸誠健南方服命而葦原之地始歸統一矣抑自素戔鳴尊營清宮於出雲以拓土宇至斯經六世之久則

子孫族類蔓衍天下遺胤餘孽所在猶爭焉故天孫之降大修武備具舟楫首擇羣神簡拔俊傑以居輔相統率之任經略撫綏算無遺策矣逮數世之後地方未服皇化者割據跳梁有如兄獨長髓彥有如土蜘蛛八十梟帥是以太祖赫然震怒大興師旅遠征八年蕩平海內於是乎始置國造縣主以統紀之又置申食國政大夫以管大政其祀神祇於鳥見丘以申大孝者崇祀化民之旨未嘗不則天祖之光訓也而當時從征諸臣亦各修其先職以致忠於朝廷亦莫非所以申孝於其祖也爾後列聖相承教化撫育以開張大業至崇神帝遣將軍於四道又命皇子鎮東道亦以崇重神祇為導民之本時又有卿士大夫之稱以弘皇化顧亦史氏因其行事而為文焉耳不必有此名也歷垂仁成務之朝官民之制漸著始置大臣大連以掌軍國之政先是景行帝誅鋤

不庭。分封七十皇子。爲別及國造。稻置縣主。以經理四方。成務帝疆。畫區宇。賜以矛盾。以爲標識。蓋八十戶置一稻置。十稻置屬一國造。皇族與勳舊。犬牙交錯。內外相制。其意未嘗不原於恢張祖業。擴充皇化。而強幹弱枝之道。亦寓焉。其國造縣主。各錫其土。而祀其祖。以鎮其民。及有過失。則削土貶姓。而黜罰之。大權在上。率由有準。是以諸臣亦得以自保全祖業。以翼衛皇室。是國家之所以日致隆盛也。然其爲臣連伴造者。皆命氏世官。爲國造縣主者。亦世有土地。則巨室強宗。專權擅勢之所至。不可底止。跋扈不臣。有關闈社稷者。昏虐驕佚。有蠹害民物者。祖宗之法壞。而綏撫之政荒矣。至於大化。明良際會。洞察弊原。悉改舊制。停世官。廢國造。內設官省。外置國郡司牧。而天下之大勢。自是一變矣。大凡自太祖至此三十有餘世。千三百年。而祖宗之制。不可復覩也。

蓋遵時制宜。施設之方。雖異也乎。至於敬畏祖宗。撫綏黎元者。則其致

一也。大日本史臣
述二造表

○日本國要害勝於萬國者也。蓋小國于大國者。必有爲大國被屈。或爲大國所併焉。日本之地。雖近於大國。隔灘海而如相遠。故無被屈大國之患。況其所併乎。辰旦之大國。被苦北狄之強大者。其地相連故也。况小國耶。然則日本風水要害之好。萬國最上也。住乎浦安之大城。備乎千矛之武德。而永久與天地無窮矣。此民者神明之孫裔。而此道者神明之遺訓也。愛清淨潔白。樂質素朴實者。則仁勇之道。而智自足也。是此國自然神德也。豈不貴哉。日本水土考

○蓋有國是有土焉。有土是有人焉。有人是有道焉。自參神造天地。二靈生萬物。各國出聖者。建道設教。莫有不治斯民者也。夫皇華日孫垂

統之地。古道之存于今日。固非萬國之所可比。其神教之至大至博。誰能得偏觀而盡識之哉。或謂我邦無有教。是不思也。二靈則奉教而立。天柱大汝則奉教而營地維。天祖之臨。列祖之承。豈其非教乎。近今學人智慮大開。靡不崇尚古訓。於是聖神大教之旨。粲然復明矣。古川

○臣彪謹案。赫赫大八洲。基於礮馭盧嶋。礮馭盧之島。實成於天瓊矛。國威之所由來遠矣。嘉穀豐饒。於是有千五百秋瑞穗之稱。武備充足。

於是有細戈千足之名。細戈千足。舊說皆為戈矛充足之義。近世古學者流。或謂千足者。富足之約語。細戈者。富足之冠辭。非有關於武備也。今案後紀。人名有五百足者。由是考之。千足五百足。皆古言而謂物之充足也。如以千為富之約語。則不知五百足者何等約語。且稱大己貴命。曰八千矛神者。非取於其威武。則亦取於兵備充足。可與細戈千足之義相發也。故今從舊說而述焉。至若曰浦安國。曰玉垣內國。曰磯輪上秀真國。未始不由土壤靈秀。風氣淳美之故也。案瑞穗國者。中國之總稱。其地或指日本為夜麻登皇都之稱。與國號相通。理固然也。日本之大號。起於中世。而其所由來。蓋亦尚矣。何

以知之。維昔天孫降臨下土也。相朝嗽夕暉之所照曜。以為此地甚佳。乃始營皇居。景行帝幸于湯縣也。以為是國直向日所出。因命之曰日向。成務帝定國郡也。東西為日縱。南北為日橫。神皇愛純。陽光明之域。既已如此。且夫以天日經緯國郡。而我處其根本。凡四夷百蠻。皆仰我末光。則日本之大號。實胚胎於此矣。案本也者。對末之稱。當時夷蠻朝貢者。附少或稱日出處天子。遂建日本之號。以辨內外。本末之分。亦唯舉往時胚胎者而發之耳。弘道館記述義

○臣彪謹案。太祖一統之業。成於檀原。弘於磯城島。隆於輕島。若夫典章制度。大備於豐崎。而葛城實贊焉。上世淳朴。君臣稱名。而亦奉尊號。曰神日本。磐余彥。曰御肇國。曰胎中。曰天萬豐日。曰天命開別。或頌其德。或述其靈。蓋皆當時贊美之稱。中世文物漸盛。乃追奉諡號。曰神武。曰崇神。曰應神。曰孝德。曰天智。皆切中其實。其他纏向之為垂仁。高津

之爲仁德。不亦敢苟一字。今恭本當時之尊號。又因其謚號。以想像列聖之德業。則稽古之義。思過半矣。由是言之。尙武敬神。仁以愛民。智以明物者。蓋列聖經綸之大端。遵之則天業恢弘。違之則皇化陵夷。汗隆之機捷於影響。古者祭神也。天皇親焉。皇女侍焉。明神之裔主焉。其征不服也。亦親臨之。或遣皇子。或命重臣。其治民薄稅。歛寬徭役。損上而益下。其理庶務也。明名分。慎國體。布公道。勵實效。此天業之所以恢弘。中世以降。上下佞佛。而敬神之道岐焉。王公大人。手不知兵。而尙武之俗移焉。奢侈日長。聚歛培克。而愛民之仁衰矣。淫風相競。宮壺不肅。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拘格例。修邊幅。而明物之智蔽矣。皇化陵夷。職是之由。可悲也夫。雖然。舊章故實。未全頽敗。流風遺俗。未盡淪喪。故英明之君一出。能修其緒。則法度綱紀。翕然復舉。若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後

醍醐諸帝。或總攬乾綱。或殄滅兇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成者必能遵神皇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者也。豈惟中興之君爲然哉。藤原也。平也。源也。鎌倉也。室町也。人臣之把持大權。其故非一。而原其祖先之所以盛且興。未嘗不假仁厚勇武儉素忠誠之道者也。蓋曰大臣曰攝政曰關白曰將軍。名位雖殊。其實皆所以代天工弘皇化。故奉神聖之謨訓。則榮從一己之私欲。則辱可不戒乎。弘道館記述義

第二 樹德深厚一

天照大神。乃賜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天叢雲劍。三種寶物。又以中臣上祖天兒屋命。忌部上祖天太玉命。猿女上祖天鈿女命。鏡作上祖石凝姥命。玉造上祖玉祖命。凡五部神。使配侍焉。因勅皇

孫曰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爾皇孫宜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神代紀一書

是時天照大神手持寶鏡授天忍穗耳尊而祝之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

視吾可與同床共殿以為齋鏡神代紀一書

天照大御神詔者此之鏡者專為我御魂而如拜吾前伊都岐奉古事記上

高天原爾神留坐須皇親神魯企神魯美之命以氏皇御孫之命乎天津

高御座爾坐氏天津璽乃鏡劍乎捧持賜天言壽宣志久皇我宇都御子

皇御孫之命此乃天津高御座爾坐氏天津日嗣乎万千秋乃長秋爾大

八洲豐葦原瑞穗之國乎安國止平氣久所知食止言寄奉賜比氏云々

大殿祭祝詞

天照大神本與帝同殿故供奉之儀君神一體始自天上古語拾遺

建都檀原經營帝宅云々 天富命率諸齋部捧持天璽鏡劍奉安正殿

并懸瓊玉陳其幣物殿祭祝詞次祭宮門云々 當此之時帝之與神其

際未遠同殿共牀以此為常古語拾遺

至于磯城瑞垣朝漸畏神威同殿不安故更令齋部氏率石凝姥神裔天

日共箇神裔二氏更鑄鏡造劍以為護身御璽是今踐祚之日所獻神璽

之鏡劍也古語拾遺

○謹按與天壤無窮五字祝寶祚以盡治平之道也夫天地至誠無息

悠遠博厚而覆物載物而得此無窮君子以自疆以厚德則往無不利

人君體之而御四海則萬國咸寧是所以與天壤無窮也中朝事實

○蓋八坂瓊曲玉者櫛明玉命所造之瑞玉也八咫鏡者石凝姥神所

鑄之靈鏡也草薙劍者在大蛇尾之寶劍也共有大功於此國而玉可

以表溫仁之德。鏡可以表致格之知。劍可以表決斷之勇。其所象其所形。皆天神之至誠也。此時未嘗有三德之名。而自非存其名義而已。又有此靈器之相備。唯非有此靈器而已。又有此靈器之成功。最可畏之甚也。竊按三器者。天神之功器。三德之全備也。聖主用此。而內鑒其睿心。外制其治教。是乃神代之遺勅乎。若專擁三器而不正內。則虛器而無靈用。若唯弄性心而不知外。則雕空而無神器也。云々。蓋皇統之受授。必以三神器。而期寶祚之永久。表傳國之信誠。聖主必同殿共床。以崇治平之道。中州之渾厚。系連繇邈之無窮。皆神聖之所致也。中朝事實

○夫人君之道。要在明其知。其知不明。則云寬仁。云果斷。共不中其節。知至而后。云德云勇。可以行之。振古稱人君以明暗。其寄重哉。大神手持寶鏡。別示神勅。以同床共殿。是日新日疆。以無息之實也。治教之義。

大哉。中朝事實

○古昔三器通謂之璽。璽信也。皇祖授璽持寶器曰。吾兒視此。當猶視吾神武建都。檀原奉安三物。親祭匪懈。以爲祖先之神。以爲天位之信。又以爲修己之具。以爲馭天下之器。至崇神。別摸鏡劍。爲護身璽。世々相承而莫之改也。護身之靈器。鎮宇之神物。萬世公議。終不容僞主亂真。閏位蔑正。則世道雖夷。王風雖降。而玉璽之尊自若矣。若夫秦以帝印爲璽。漢因爲傳國之物。則與周禮之璽節。左氏之璽書。固無異。而至秦唯天子稱璽。而臣下不得稱耳。豈可與吾邦授受三種統一之道器同年而語哉。保建大記

○以天爲天。以地爲地。日月終古。照臨不墜者。我葦原中國矣。是以君則日神之嗣。臣則興台產靈之兒。宜乎億萬歲如一日矣。隆矣哉。西土

之建國以篡弒為基業堯舜之聖雖盡禪讓之美然實非天地之常經
矣是以伏羲以來更姓者三十氏以弒書二百事其餘放廢紛々不可
統舉風俗之薄惡為如何哉釋徒指天竺為閻浮之本邦而其教出家
儒者推西土為中華禮義之國而其俗弒君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信可哀已世人厭常好異偏執外國書自稱為夷狄甚至私用他方
之禮敢然不為忌諱為名行之壞可寒心也秦山集

○吾神皇之道其歸在三種神器也伏惟聖祖授璽之勅曰吾兒視此
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床同殿以為齋鏡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
其為勅也與器共傳如揭日月振古莫墜國祚永賴之第聖訓簡易絕
無言語可著是以說者往往即器象道然後清明剛果溫潤之用非不
可敷衍也智仁勇之德非不可準擬也抑亦末矣蓋道之所以存者尚

有在矣能使穆々宸極夙夜畏敬奉承若臨之在上起居舉動飲食語
默莫不皆聽命焉夫能如此則何道之不明何德之不修至哉聖訓與
器共傳如揭日月振古莫墜國祚永賴之其孰敢不仰哉神學指要

○垂加翁曰若我國寶祚天壤無窮之神勅萬萬歷歷焉則六合之間
載籍之傳譯說之通所未曾見聞也谷秦山曰是乃吾道之本原而天
地之所以位君臣之所以叙正在於此更千秋而萬歲無二道者也按今
八橋大神託宣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定矣以臣為君未之有也夫君臣者三綱之第一
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易也猶子之不可以為父婦之不可以為夫矣此所以天柱一立而君
君臣臣不可
容議其間也又曰以天為天以地為地日月終古照臨不墜者我葦原中

國矣是以君則日神之嗣臣則與台產靈之兒亘乎億萬歲如一日矣
隆矣哉遊佐氏曰我王也有盛衰而無興亡不與何亡之有西土之建國以篡弒為基業堯舜之聖雖
盡禪讓之美然實非天地常經矣大納言公業卿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細味此言則堯舜亦可以愆其德也見名古屋

氏隨是以伏羲以來更姓者三十氏以弒書者二百事其餘放廢紛紛不可疏舉風俗之薄惡為何如哉云々 抑本朝神國也從天安河之

古距平安城之今天照大神鎮常在天原明明赫赫臨我斯人神道明辨曰二神欲

生天下之主而生天照大神遂以授天下之事萬起萬滅然天上之日輪未墜天位所謂與天地之初君臨之國也

于地人間之皇統不可移動此皆一人相將相與保守秘護不敢失墜焉者其豈艸野刻薄之儒所得而窺也哉夫本朝神明統也一本之國也與異邦之今日賣履明日踐祚者不可同年而語是以毫釐忽上者必罰芥蒂慢君者必殃可不敬乎神道學則曰第令儒生釋徒異端殊道之頑村此野夫賈販奴隸之愚惛惛欺欺祈國祚之永命謹紫極之靖鎮日本紀者此之謂日本魂通證

○臣彪謹案天祖之垂統天孫之建基事皆屬神代其在位及年壽之數今不可得詳然其歲月蓋悠久矣正史紀年始於神武天皇辛酉元

年自辛酉至今又二千五百有餘歲通神代算之不知凡幾千萬年也

歷世之久雖時有汚隆而天皇之尊萬世自若猶太陽之懸於天草野卑賤之臣又何敢論焉然幸生於神明之域世浴於煦育之恩則亦豈可不知其所原本乎初天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賜以三種神器曰玉

曰鏡曰劔因勅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汝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方是際高皇產靈尊每參天上之議思兼神竭其智手力雄神效其勇天兒屋命大玉命

掌祭祀之事武雷神當征討之任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帶仗前行其

他群神各奉其職以贊成天業古者稱天皇曰須明良美古登須明良

之為言統御也美古登之為言尊稱也蓋猶統御宇內之至尊云爾又

稱天業曰阿麻都斐都岐阿麻都斐者天日也都岐者繼嗣也蓋謂必

命謹紫極之靖鎮日本紀者此之謂日本魂通證

命謹紫極之靖鎮日本紀者此之謂日本魂通證

命謹紫極之靖鎮日本紀者此之謂日本魂通證

命謹紫極之靖鎮日本紀者此之謂日本魂通證

命謹紫極之靖鎮日本紀者此之謂日本魂通證

命謹紫極之靖鎮日本紀者此之謂日本魂通證

命謹紫極之靖鎮日本紀者此之謂日本魂通證

日神之胤。然後可繼皇緒也。爾來天日之嗣。世奉神器。以君臨萬姓。群神之裔。亦皆世其職。以翊戴皇室。此蓋神州建基之大端也。嗚呼。天祖天孫。所以垂統創業。巍巍乎其大矣。乃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者。豈偶然乎哉。弘道館記述義

○臣彪謹按。天祖之御高天原也。光華明彩。照徹六合。盛德大業。至矣盡矣。今欲悉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乃敢竊就古典。論其一端。曰祭祀之道。孝敬之義。蓋起於天祖。書紀古事記。皆載天祖新嘗及製神衣之事。但古史太簡。不能知其奉何神。供何神。後人因爲附會之說。一切不足據信也。何以徵之。天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手持寶鏡。授之。因祝曰。吾兒視此寶鏡。當猶視吾。可與同殿共牀。以爲齋鏡。照照明訓。實聖子神孫所遵奉。而祭祀之道。孝敬之義。豈復有踰於是者耶。夫有父母。然後有子孫。則子孫之於父祖。生也事之。死也祭之。固自然之道。而子子孫孫。歷世相承。雖至於千萬年乎。其所以本於始祖者。自若。則其追遠報本之義。雖亦至於千萬年乎。不可以忽也。海外諸邦。文物尤備者。莫西土若焉。西土之教。亦一以孝爲本。自厥國王。以達於庶人。但若國王。則又有所謂敬天事上帝者。神州祭祀之道。遠起於神代。而云天云上帝者。上古蔑聞。蓋亦有以也。中世以降。倣異邦之制。遂有祀上帝之禮。恐似失古意。其他下文所謂捨此從彼者。不遑枚舉。可爲深慨。

恭惟天祖。上同體於天日。下留靈於寶鏡。然則赫赫太陽。巍巍勢廟。實天祖精靈之所在。歷代天皇。尊之奉之。而敬天事祖之義。兼存焉。固非彼異邦之主。求皇天上帝。於蒼蒼漠漠之中者之比也。嗚呼。聖子神孫。克紹其明德。公卿士庶。皆體其鴻思。維孝維敬。以推廣威靈。則豈啻大八洲之民。浴無疆之化而已。絕海遠洋之外。蠻夷戎狄之鄉。亦將無不慕我德輝。仰我餘光者。豈不盛哉。弘道館記述義

○天下之勢質本而文末也。質內而文外也。質則簡，簡則民俗淳，而節義之風全矣。文則華，華則民俗薄，而節義之風亡矣。古今盛衰之機，皆決于此。我天祖天孫，資水土之厚，媿肇極垂統，不言之教，三器之政，民日用而不知，衣食富饒，淳厚之風自興焉。未嘗有覬覦之徒，垂涎皇位，未嘗有夷虜之賊，蹂躪中州，神劍之光，施及海外。三韓任那，朝貢稱臣，皇祚赫赫，以至今日。豈非質俗之所致乎？西土堯舜以來，歷世改姓者，不知幾人。或東西稱帝，或各國各帝，降至宋明，遂舉天下爲異類之有。若元若清，變數千載衣冠之俗，爲辮髮左衽之風，豈非浮文之弊也。基國

○周公之治魯也，尊賢而親親，太公知其後寢弱，太公之治齊也，尊賢而尚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是豈偶然哉。然此其弊猶小者也。更有大焉者，堯之禪天下於舜，舜之授於禹，成湯之放夏桀，武王之伐商

紂，是其創爲之也，豈以爲不善而爲之哉。蓋其心曰：天下重器也，人民國本也，豈可使不肖之子，不仁之君主之哉。其慮天下可謂厚矣。然使後之爲人臣者，得藉爲口實，縱其殺逆，豈非立極之過乎。云云。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於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而已。又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亦何怨也。孔子生于周世，長于魯國，不欲顯言先王之非，故與太伯以至德而武王之失德自明矣。與夷、齊以仁而武王之不仁自明矣。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不其然乎。後儒不達孔子意，以爲武王之伐夷齊之諫，各得其道，回護傳會，紛紛聚訟，無所適從。獨唐韓愈曰：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

而往攻之。未曾聞有一人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後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嚮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若韓子，則可謂能知夷齊矣。我皇朝自天祖天孫，基國紀以至今日，皇統綿久，高如天重如地，無有窮極。既無堯舜之授禪，又無湯武之放伐，是以無莽操之篡奪也。是雖立極之美使然，抑亦因水土而異其宜也。基國

○宋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見裔然，存撫之甚厚。上聞其國王一世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

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宋史

第三 樹德深厚二

高皇產靈尊，因勅曰：吾則起樹天津神籬，及天津磐境，當為皇孫奉齋矣。汝天兒屋命，天太玉命，宜持天津神籬，降於葦原中國，亦為皇孫奉齋焉。

神代紀一書

神日本磐余彥天皇，戊午年九月甲子朔戊辰，時勅道臣命，今以高皇產靈尊，朕親作顯齋，用汝為齋主，授以嚴媛之號，而名其所置埴盆為嚴瓮，又火名為嚴香來雷，水名為嚴岡象女，根名為嚴稻魂女，薪名為嚴山雷，草名為嚴野椎。日本書紀三

爰仰從皇天二祖之詔，建樹神籬，所謂高皇產靈，神皇產靈，魂留產靈，生

產靈足產靈。大宮寶神。事代主神。御膳神。已上今御巫所奉齋也。櫛磐間戶神。豐磐間

戶神。已上今御門生島。是大八洲之靈。今坐摩。是大宮地之靈。今坐摩。是坐摩巫所奉齋也。古語拾遺

神武天皇四年春二月壬戌朔甲申。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鑒。光助

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可以郊祀天神。申大孝者也。乃立靈時於鳥

見山中。其地號曰上小野榛原。下小野榛原。用祭皇祖天神焉。日本書紀三

爾乃立靈時於鳥見山中。天富命。陳幣祝詞。禋祀皇天。偏秩群望。以答神

祇之恩焉。古語拾遺

夫尊祖敬宗。禮教所先。故聖皇登極。受終文祖。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

山川。徧于群神。然則天照大神者。惟祖惟宗。尊無二。因自餘諸神者。乃子

乃臣。孰能敢抗。古語拾遺

崇神天皇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之。是以晨興夕惕。請

罪神祇。先是天照大神。倭大國魂二神。並祭於天皇大殿之內。然畏其神

勢。共住不安。故以天照大神。託豐鍬入姬命。祭於倭笠縫邑。仍立磯堅城

神籬。亦以日本大國魂神。託淳名城入姬命。使祭云々。七年十一月云

々。祭大物主大神云々。便別祭八十萬群神。仍定天社國社及神地神戶。

於是疫病始息。國內漸謐。五穀既成。百姓饒之。日本書紀五

垂仁天皇二十五年二月丁巳朔甲子。詔阿部臣遠祖武淳川別和珥臣

遠祖彥國葦中臣連遠祖大鹿島物部連遠祖十千根。大伴連遠祖武日。

五大夫曰。我先皇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惟叡作聖。欽明聰達。深執

謙損。志懷沖退。綢繆機衡。禮祭神祇。剋己勤躬。日慎一日。是以人民富足。

天下太平也。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得有怠乎。三月丁亥朔丙申。離天照

大神於豐稻入姬命。託于倭姬命。爰倭媛命。求鎮座大神之處。而詣菟田

彼幡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大神誨倭姬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倭國可憐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教其祠立於伊勢國因興齋宮于五十鈴川上是謂磯宮則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日本書紀六

欽明天皇十六年春二月百濟王子餘昌遣王子惠奏曰聖明王為賊見殺天皇聞而傷恨廼遣使者迎津慰問於是許勢臣問王子惠曰為當欲留此間為當欲向本鄉惠答曰依憑天皇之德冀報考王之讐若垂哀憐多賜兵革雪垢復讎臣之願也臣之去留敢不唯命是從俄而蘇我臣問訊曰聖王妙達天道地理名流四表八方意謂永保安寧統領海西蕃國千年萬歲奉事天皇豈圖一旦眇然昇遐與水無歸即安立室何痛之酷何悲之哀凡在含情誰不傷悼當復何咎致茲禍也今復何術用鎮國家

惠答之曰臣稟性愚蒙不知大計何況禍福之所倚國家存亡者乎蘇我卿曰昔在天皇大泊瀨雄略之世汝國為高麗所逼危甚累卵於是天皇命神祇伯敬受策於神祇祝者廼託神語報曰屈請建邦之神往救將亡之主必當國家謐靖人物乂安由是請神往救所以社稷安寧原夫建邦神者天地剖判之代草木言語之時自天降來造立國家之神也頃聞汝國輟而不祀方今悛悔前過脩理神宮奉祭神靈國可昌盛汝當莫忘日本書紀

九十
孝德天皇元年六月乙卯天皇皇祖母尊皇太子於大槻樹之下召集群臣盟曰告天神地祇曰天覆地載帝道唯一而末代澆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於我誅殄暴逆今共瀝心血而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貳朝若貳此盟天灾地妖鬼誅人伐皎如日月也改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四年為

壞者國司郡司科違勅罪。續日本後紀九

凡禁中作法先神事後他事。且暮敬神之叡慮無懈怠。白地以神宮并內侍所方不爲御跡。萬物隨出來。必先置臺盤所棚。召女官被奉。或如內侍

參奉之。禁秘御鈔

明治元年十月氷川神社ヲ武藏國ノ鎮守ト爲ス詔。詔崇神社重祭祀。皇國之大典。政教基本。然中世以降。政道漸衰。祀典不舉。遂馴致綱紀不振。朕深慨之。方今更始之秋。新置東京。親臨視政。將先興祀典。張綱紀以復祭政一致之道也。乃以武藏國大宮驛氷川神社爲當國鎮守。親幸祭之。自今以後。歲遣奉幣使。以爲永例。太政官日誌

明治三年正月三日神靈鎮祭ノ詔。朕恭惟大祖創業。崇敬神明。愛撫蒼生。祭政一致。所由來遠矣。朕以寡弱。夙承聖緒。日夜忱惕。懼天職之或

虧。乃祇鎮祭天神地祇八神。暨列皇神靈于神祇官。以申孝敬。庶幾使億兆有所矜式。法規分類大全

明治三年正月三日宣教之詔。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繼之迹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風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時有汚隆。道有顯晦。治教之不洽也久矣。今也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惟神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以布教天下。汝群臣衆庶。其體斯旨。太政官日誌

○凡人君之要政者。以撫民爲本。民者神明之資也。本朝之綱教者。以敬神明爲最上。神德之微妙。豈有他哉。管家遺誠

○神祇官。以當官置諸官之上。是神國之風儀。重神祇故也。職原抄

○國司初任廳宣文云。可勤仕恒例神事。右國中之政。神事爲先。

專致如在之嚴奠。須期部內豐稔。朝野群載

○神功紀曰。東有神國謂日本。三代實錄曰。我日本朝波。所謂神明之國。奈利。神皇正統記曰。此國者神國。奈禮波。神道爾達比豆波。一日毛日月乎戴久麻之幾。所謂奈利。大日本豐秋津島卜定記曰。如此國中爾成出牟族。若此國乃道乎疏久之奉良波。永久神明乃御心爾肯奉牟耳。日本紀通證

○謹按天下之政事。莫大於郊社宗廟之祭祀。夫人君以天地為父母。況帝承乾靈天孫之統。以臨於四海乎。蓋交神之道在誠。至誠以祭祀。則鬼神之幽冥亦可格。思矣。蕞爾黎民。至誠以求之。則無不感。故往古神祇之祭祀。朝廷之政事。不二其義深哉。凡主祭祀者。皆執朝政。如天種子命。神八井耳。命是也。帝守神勅。以敬靈器。且郊祀天神。用申大孝。

其兢兢業業而慎政教。萬世之規戒也。中朝事實

○夫天子以天地為父母。故祭祀天神地祇。以報其本。建立宗廟。以貴其始者。人君之大禮也。況中國之生成。直在天神地祇也乎。蓋人未嘗無思其父祖。既有念其父祖。則未嘗無念所其由出。故遠乃思其本始。近乃慕其父祖。而祭祀之禮起。况本始之有大功。父母之有大教乎。既有祭祀之禮。則其道不致之。祭必有時。祭必有地。祭必有祠部。祭必有器用奉物。祭必有齋戒。祭必有其事。以紘其禮。以盡其誠。是祭祀之道也。祭祀不致其禮。則神不可享之。禮儀不以其誠。則神不可格焉。禮致誠至而后。可得祭祀之實。凡人之誠。莫大於祭祀。祭祀之大。莫如天地。萬物之生成。歸於天地。子孫之綿續。歸於祖宗。是所以天地祖宗一其本也。中朝事實

○上古兒屋太玉二神以神籬磐境輔翼天孫種子天富兩臣主祭祀以贊助皇化然後祭政一致之道炳焉是故學神道而必求諸祠曹者則可而因謂神道盡於斯則非也在昔朝廷數命縉紳博士講日本紀而諸家之疏尋出矣所謂弘仁延喜康保等私記是已以此言之神道之業固非祠曹所得私也世儒或謂神道巫祝之道非學士大夫所宜學者豈不詛妄乎神學指要

○我神道之所以為主則祭祀之事也神代中臣齋部二神掌祭祀以輔政道矣神武天皇即位之時天富命陳幣祝詞禋祀皇天偏秩群望以答神祇之恩復命中臣忌部二氏俱掌祠祀之儀矣此其職之所以大而道之所以存也蓋齋部之為言取諸齋清之義乃祭祀之職掌也神八井耳命為忌人奉典神祇而輔佐國政其亦同焉夫政出於祭而

祭則在于臣之輔也源准后所謂祭政此一焉正是也大伴重賢

○日本之道者寔開國自然之道也其言神道也出用明孝德二帝紀非易所謂神道神國有儒佛之後以神皇所行稱之神道也然而王事庶繁祭政難兼宰臣祠官遂分以同宗殊其職神道明辨

○本朝神聖之道被混異教之後人不知為天下國家之道誤以神祇官人之法仍祠官職掌人等亦以神籍為一家之言或曰深秘或曰家傳甚以邪秘之於是神國之教化陵夷人非其人異教之風儀隆盛道非其道雖宗廟不尊崇之雖社稷以蔑如之剩內外宮祠官等時時及相論文明延德之竺火神書悉焦土矣度會延佳

○我神人自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啓造化倫理之微明天人一致之妙神皇一體以同殿以共床祭政一訓乃主祭乃執政聖子神孫繼々承

承則天地以御宇內崇神化以布教令故謂之神道林羅山曰神道乃王道也日本書紀通證

○蓋大日本之根本神道則天人一致神皇一體官祠一所祭政一揆之神業幽事顯事而神代之神事祭儀古風故實而已故上古莫有神道之名也及於儒佛二教入于中國則不得弗對於夫二教也於是乎不得已神道之名始立焉故日本書紀神代卷唯有神事之名而無神道之目至於用明天皇紀始有神道之稱焉神國之稱亦始見于三代實錄亦對外西人國而言但異方稱東海有神國者尙矣大和三教論

○抑列聖所貴於禮者莫重乎祭祀祀禮之重者莫大於報天祖也夫天祖之傳位寓象於寶鏡授諸皇孫以見念祖之義聖子神孫奉承遺訓同牀共殿親祭匪懈敬神嚴父無有二道下至臣民亦皆奉天祖戴

天孫以繼述乃祖乃父之所以事天祖皇孫者致其誠信以承祭祀禮樂之本實存乎此故雖玉帛鐘鼓之不備而神人和樂裁害不生風俗淳素君民親睦四海之內與一家無異是蓋萬世之基所以一定而不動搖焉固不須苛儀煩禮尊君抑臣然後爲治也然一質一文經世之常道人文漸開則禮節器用亦必隨時修飾以順其宜要在乎不失其本焉耳大日本史禮樂志

第四 樹德深厚三

爾伊邪那岐命告桃子汝如助吾於葦原中國所有宇都志岐青人慕之落苦瀨而患惚時可助告賜名號意富加牟豆美命古事記上伊弉諾尊伊弉冉尊云々次生素戔鳴尊此神有勇悍以安忍且常以

哭泣爲行故令國內人民多以夭折復使青山變枯故其父母二神勅素
戔鳴尊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天下固當遠適於根國矣遂逐之神代紀

月夜見尊云々到于保食神許云々廼拔劍擊殺云々是後天照大神

復遣天熊大人往看之是時保食神實已死矣唯其神之頂化爲牛馬顧

上生粟眉上生蠶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陰中生麥豆天熊大人悉取持而

奉進之于時天照大神喜之曰是物則顯見蒼生可食而活者也乃以粟

稗麥豆爲陸田種子以稻爲水田種子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種始殖于

天狹田長田其秋垂穎八握莫莫然甚快也又口裏含蠶便得抽絲自此

始有養蠶之道焉神代紀

初五十猛神天降之時多將樹種而下然不殖韓地盡以持歸遂始自筑

紫凡大八洲國之內莫不播殖而成青山焉神代紀

素戔鳴尊曰韓鄉之島是有金銀若使吾兒所御之國不有浮寶者未是

佳也乃拔鬚髯散之是成杉又拔散胸毛是成檜尻毛是成椈眉毛是成

櫟樟已而定其當用之方乃稱之曰杉及櫟樟此兩樹者可以爲浮寶櫟

可以爲瑞宮之材椈可以爲顯見蒼生與津棄戶將臥之具夫須噉八十

木種皆能播生神代紀

崇神天皇四年冬十月庚申朔壬午詔曰惟我皇祖諸天皇等光臨宸極

者豈爲一身乎蓋所以司收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開玄功時流至德今

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當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僚

竭爾忠貞並安天下不亦可乎日本書紀

皇御孫命崇神天皇詔久神等乎波天社國社止忘事無久遺事無久稱辭竟

奉止思志行波須乎誰神曾天下乃公民乃作作物乎不成傷神等波我

御心曾止。悟奉禮止。宇氣比賜支。龍田風神祭祝詞

神功皇后五十一年春三月。百濟王父子。並賴致地。啓曰。貴國鴻恩重於

天地。何日何時敢有忘哉。聖主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爲

西蕃。終無貳心。日本書紀九

仁德天皇七年夏四月辛未朔。天皇曰。其天之立君。是爲百姓。然則君以

百姓爲本。是以古聖王者。一人飢寒。顧之貴身。今百姓貧之。則朕貧也。百

姓富之。則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貧矣。日本書紀十一

文武天皇元年八月庚辰。御即位宣命。高天原爾事始而。遠天皇祖御

世御世中。今至麻氏爾。天皇御子之阿禮坐。牟彌繼繼爾。大八島國將知

次止。天都神乃御子隨母。天座神之依之奉隨。聞者來此天津日嗣高御

座之業止。現御神止。大八島國所知。倭根子天皇命。授賜比負賜布貴支

高支廣支厚支大命乎。受賜利恐坐氏。此乃食國天下乎。調賜比平賜比

天下乃公民乎。惠賜比撫賜率止奈母。隨神所思行佐久止詔。天皇大命

乎諸聞食止詔。續日本書紀一

元明天皇慶雲四年七月壬子。御即位宣命。遠皇祖御世乎始而。天皇

御世御世。天豆日嗣止高御座爾坐而。此食國天下乎。撫賜比慈賜事者。

辭立不在。人祖乃意能賀弱兒乎。養治事乃如久。治賜比慈賜來業止奈

母。隨神所念行須。續日本書紀四

○三神勅素戔鳴尊曰。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固當遠適之於根

國矣。遂逐之。日本書紀謹按。三神嚴建立之謀。正諭教之法。如此無道不

可以君臨宇宙九字。萬世建太子之教戒也。宇宙之洪人物之衆。因人

君得盡其性。人君不正。則政禮不中。政禮不中。則人民無所措手足。品

物天折災害並臻所謂道者人物所由行之名也人物不可由行則雖善無徵不尊人君不由此道御宇宙則不人君故今言無道戒此神以垂後世也蓋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天下之大義也唯思子孫愛寵而忘天下謀天下大寶而失教諭則非二神公天下之心以此戒之猶有失嫡庶之分逞廢奪之用從好惡之私噫神之一言至矣盡矣亦外朝聖賢世子建諭之原千差萬別亦在有道與無道而已至此言此道是乃聖神教學之實後世所由行之也中朝事實

○昔者天祖御高天原殖穀粟養蠶繭衣食之源自此而啓矣皇孫主瑞穗國首輸新穀於齋庭以修享祀之禮貢賦之法自此而起矣太祖將恢天業儲峙糧食撫集士民遂能一舉定海內乃奉安神器以慎祭祀而大嘗之祭遂為國家大典蓋重其民食以保天位者廼所以致孝

天祖而正德之教亦本於此自時厥后若崇神之祈民命於神祇垂仁之竭力溝洫成務之界山河定阡陌憂民之勤不一而足及神功定三韓為外府蓋有貨幣之用矣當時朝廷方經營四方師旅屢動而糧食未嘗告乏然至貢賦課役之制古史不能得而詳焉唯制地居民之法尙有可考者蓋自太祖後供御即有屯倉田部之法而外建國造縣主委以土地人民內置臣連伴造分領諸部諸部皆土著耕食自給天下無事則外內皆農有事則皆兵無給祿養兵之煩而吏民世屬恩義固結此其所以食足兵強而國勢日盛也歟自欽明後佛教漸興遊民日衆風俗頹壞上下爭利若蘇我氏谿壑無饜遂至乎闕闕社稷矣中宗誅除元惡輔大化之政廢國造品部籍天下戶口改定田制租法創封戶食祿之制歷大寶養老斟酌損益終成經常之法厚生利用之政莫

不舉而正德之教亦寓焉。厥後英主迭興，修造格式，隨時更張，以適其宜。此其法制宜亘百世而無弊也。而自貞觀以降，朝綱日弛，國用日匱。天下竟至乎窮且亂者何也？豈所謂貞觀之格，延喜之式，亦皆虛文非實行之法耶？三善清行，在當時論之，以謂天平崇佛，盛營寺塔，天下之費十分而五，延曆遷都，大治宮室，又費五分之三，承和尤好奢靡，二分耗一，貞觀之災亦費一分之半。則當今之時，曾非往世十分之一也。果如斯言，則國家之窮亦久矣。雖然，以今觀之，則天下弊害不特止此，乃其所論建若田制壞敝，豪強兼并，獨符猥濫，課丁減耗之類，實當時大弊而宿衛之跋扈，僧徒之濫思，權門勢家之侵奪郡鄉，亦漸于此。是國家所以益窮，即推其本，則皆繇乎藤原氏顛政務營其私，朝憲解弛之所致也。而清行未嘗一言及之者何？豈以其權勢翕赫，非言論所能奪

胡耶大日本史食貨史

○臣彪謹案，民之為道也，憂莫切於饑寒。天祖始開種穀養蠶之道，民於是乎衣食焉。患莫甚於疾病災害，大己貴命少彥名命始定療病厭災之方，民於是乎全活焉。居莫安於宮室，哀莫慘於死喪，素戔鳴尊五十猛命殖山林足材木，民於是乎養其生而慎其終焉。有大占以下其吉凶，有盟神探湯以決其嫌疑，有禳祓以除其不祥，有歌詠以達其情思。若統其氏族，則有伴造，其任治教，則有國造，縣主稻置之屬，藏兵器於神祠，所以備不虞戒非常。崇神帝二十七年，納弓矢於諸社，二十九年，作劍一千口，藏于石上神宮，史不詳其故。桓武帝延曆中，遷都於山城葛野，既而朝議以為石上去都差遠，可慎非常，乃遷石上社，器仗於葛野，山是觀之，崇神帝之藏兵器於神祠，其備不虞也明矣。因竊案兵器散在民間，適足以生禍，是故無事則藏諸神庫，及有事奉其兵仗，以臨敵則神靈所寓，可以大張我軍威，其所以謀慮可謂深遠。日本武尊之征東夷，拜伊勢神宮奉其神劍而出，蓋亦此意。然史無明文，敢書鄙見，以備考。

置屯倉於各所，所以足糧食，賑凶荒，其他禮神祇，禳疾疫，開池溝，築堤

防之類無一不出於恤民厚生之誠者此神皇發政施仁之大略也是以天下乂安四海無虞年穀豐饒家給人足所謂蒼生以之安寧者豈信然乎上古指人民曰於保美多訶良於保者大也美者御也多訶良者寶也其所以重生靈可謂至矣夫農者天下之本本固則邦安國家之寶孰大焉然則天下人牧欲安其民者苟無失其所以為太寶之意則蓋庶乎不違神皇之道矣

案周易云：神人之大寶曰位。楚書云：唯善以為寶。未有以民為寶者。孟軻所謂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者。適暗合而土地所以養人，政事所以理民，未如神皇專指人民為大寶之得其根本也。 弘道館 記述義

第五 忠孝濟美

高天能神王高御魂神魂命能皇御孫命爾天下大八島國乎事避奉之時出雲臣等我遠祖天穗比命乎國體見爾遣時爾天能八重雲乎押別

氏天翔國翔氏天下乎見廻氏返事申給久豐葦原乃水穗國波晝波如五月蠅水沸支夜波如火螢光神在利石根木立青水沫毛事問天荒國在利然毛鎮平天皇御孫命爾安國止平久所知坐之米牟止申氏己命兒天夷鳥命爾布都怒志命乎副天天降遣天荒布留神等乎撥平氣國作之大神乎毛媚鎮天大八島國現事顯事令事避支

出雲國造神賀詞

大穴持命乃申給久皇御孫命乃靜坐牟大倭國申天己命乃和魂乎八咫鏡爾取託天倭大物主櫛甕玉命登名乎稱天大御和乃神奈備爾坐己命乃御子阿遲須伎高孫根乃命乃御魂乎葛木乃鴨能神奈備爾坐事代主命能御魂乎宇奈提乃神奈備爾坐賀夜奈流美命乃御魂乎飛鳥乃神奈備爾坐天皇孫命能近守神登貢置天八百丹杵築宮爾靜坐

出雲國造神賀詞

爾使天迦久神問天尾羽張神之時答曰恐之奉仕然於此道者僕子建

御雷神可遣乃貢進古事記上

爾遣天鳥船神徵來八重事代主神而問賜之時語其父大神言恐之此

國者立奉天神之御子即蹈傾其船而天逆手矣於青柴垣打成而隱也

古事記上

建御名方神白恐莫殺我除此地者不行他處亦不違我父大國主神之

命不違八重事代主神之言此葦原中國者隨天神御子之命獻古事記上

大國主神答曰之僕子等二神隨白僕之不違此葦原中國者隨命既獻

古事記上

大己貴神報曰天神勅教懇勸如此敢不從命乎吾所治顯露事者天孫

當治吾將退治幽神事乃薦岐神於二神曰是當代我而奉從也吾將自

此避去即躬披瑞八坂瓊而長隱矣神代紀一書

起自天降泊乎東征扈從群神名顯國史或承皇天之嚴命為寶基之鎮

衛或遇昌運之洪啓助神器之大造古語拾遺

逮于神武天皇東征之年大伴氏遠祖日臣命帥督將元戎剪除兇渠佐

命之勳無有比肩物部氏遠祖饒速日命殺虜帥衆歸順官軍忠誠之効

殊蒙褒寵大和氏遠祖稚根津彥者迎引皇舟表績香山之巔賀茂縣主

遠祖八咫鳥者奉導宸駕顯瑞菟田之徑古語拾遺

元正天皇養老五年正月甲戌詔曰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

臣子之恒道焉當須各勤所職退食自公續日本紀八

聖武天皇天平勝寶元年四月甲午朔詔曰大伴佐伯宿禰波常母云

如久天皇朝守仕奉事顧奈伎人等爾阿禮波汝多知乃祖止母乃云來

久海行波美豆久屍山行波草牟須屍王乃幣爾去曾死免能杼爾波不
死止云來流人等止奈母聞召須云々故是以子波祖乃心成伊自子
爾波可在此心不失自且明淨心以且仕奉止自且奈母男女并且一二

治賜夫續日本紀十七

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八年九月甲寅復勅久天下乃人誰曾君乃臣不
在安良武心淨久之天仕奉良武此之實乃朕臣仁波在武夫人止之天
己我先祖乃名乎與之繼比呂米武止不念阿流方不在是以天明久淨
岐心以氏仕奉乎波氏氏門方絕多末方須治賜止勅御命乎諸聞食止
勅云々續日本紀廿五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三年九月己丑八幡大神託宣曰我國家開闢以
來君臣定矣以臣爲君未之有也天之日嗣必立皇儲無道之人宜早掃

除續日本紀三十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三年九月己丑詔曰夫臣下止云物波君爾隨天
淨久貞爾明心乎以天君乎助護奉對天方無禮岐面幣利無久後仁波
謗言無久新偽利詔曲流心無之天奉侍倍伎物仁在續日本紀三十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九月壬申正五位下行河內守和氣朝臣眞綱從五
位下彈正少弼和氣朝臣仲世等言臣聞父排子終謂之大孝營公獻
可謂之至忠惟忠惟孝不可不順者也日本逸史三十二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幼學綱要頒賜之勅諭曰藝倫道德之教育以主本
我朝支那ノ專ヲ崇尚スル所歐米各國モ亦修身ノ學アリト雖之乎
本朝ニ採用スル未タ其要ヲ得ス方今學科多端本末ヲ誤ル者鮮カ
ラス年少就學最モ當ニ忠孝ヲ本トシ仁義ヲ先ニスベシ因テ儒臣

ニ命シテ、此書ヲ編纂シ、群下ニ頒賜シ、明倫修德ノ要、茲ニ在ル事ヲ知ラシム。寤寐没餘

○我朝家神明傳統、天險開境、土壤膏腴、人民庶富、故東平肅慎、北降高麗、西虜新羅、南臣吳會、三韓入朝、百濟內屬、唐國使驛、於焉納賄、天竺沙門、爲之歸化、其所以爾者何也、國俗敦厯、民風忠孝、輕賦稅之科、疎徵發之役、上垂仁而牧下、下盡誠以戴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故范史謂之君子國、唐帝推其倭皇之尊。三善清行意見封事

○昔者神聖既以神道設教、所以緝收民心者、專出於一、因有成規焉、而事天祀先之意、傳之後世、民知報本反始之義矣、太祖奉天神、以討不順、所至明禋、遂立靈時、祭皇祖天神、以申大孝、崇神天皇、崇重神祇、敬事天祖、班祀典天下、報本反始之義、達於天下、仰朝廷如天神、以孝

事君同心一志、共輸其忠、風俗以淳矣。新論

○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天胤君臨四海、一姓歷々、未嘗有一人敢覲觀天位、以至於今日者、豈其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並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纍、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帝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天祖肇立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莫一非天者、迄以天下傳於皇孫、而手授三器、以爲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世、天胤之尊、嚴乎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天祖之傳神器、特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爲天祖之神、聖子神孫、仰寶鏡見影於其中、所見者即天祖之遺禮、而視猶視天祖、於是乎、盥薦之間、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

遠申孝敬。身修德。亦豈得已哉。父子之親敦。而至恩以隆矣。天祖既以此二者而建人紀。垂訓萬世。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最大者。而至恩隆於內。大義明於外。忠孝立。而天人之大道昭々乎其著矣。忠以貴貴。孝以親親。億兆之能一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以也。若夫至敬之存於不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其故何也。天祖在天。照臨下土。天孫盡誠敬於下。以報天祖。祭政維一。尊祖臨民。二者與天一矣。故與天同悠久。亦其勢之宜然也。故列聖之申大孝也。秩山陵。崇祀典。其所以盡誠敬者。禮制大備。而其報本尊祖之義。至大嘗而極矣。夫嘗者。始嘗新穀。而饗於大神也。天祖得嘉穀之種。以爲可以活蒼生。乃種之御田。又口含饗。而始有養蠶之道。是爲萬民衣食之原。及傳天下。皇孫特授之以齋庭之穗。所以重民命而貴嘉穀者。亦可見也。故大嘗之祭。烹熟新穀。以

殷薦之。其幣卽紺服。荒服薦以穀與服。蓋皆所以報本也。當天祖傳位之日。使天兒屋出納帝命。天太玉供奉百事。兒屋之後爲中臣氏。太玉之後爲齋部氏。故祭之日。中臣奏天神之壽詞。齋部奉神饗之鏡劍。累世奕葉。必仍當初之儀。猶新受命於天祖也。其他供凡百之具。亦莫非齋部之所掌。而至百執事者。亦皆世其職。奕世不墜。駿奔承事。毫無異於天祖傳祚之日。而君臣皆不得忘其初也。夫以天祖之遺體。而膺天祖之事。肅然儼然。見當初之儀容於今日。則君臣觀感。洋々乎如在天祖之左右。而群臣之視天孫。亦猶視天祖。其情之發於自然者。豈得已哉。而群臣也者。亦皆神明之胄。其先世事天祖。天孫有功德於民。列在祀典。而宗子糾緝族人。以主其祭。入以追孝其祖。出以供奉大祭。亦各以其祖先之遺體。行祖先之事。惻然悚然。念乃祖乃父。所以敬事皇祖。

天神者豈忍忘其祖背其君哉於是乎孝敬之心父以傳子子以傳孫繼志述事雖千百世猶如一日孝以移忠於君忠以奉其先志忠孝出於一未嘗二其本其敬存於不言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朝政所主專在報天祖而代天工祭以為政政以為教教之與政未嘗分為二故民唯知敬天祖奉天胤所鄉一定不見異物是以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此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祖宗所以建國開基之大體也論新

○昔也國造件造世承祖業而不墜其祀中也王族廷臣緝合宗族以保其爵位下及近古武夫猛將猶能重總領以管轄家衆夫既自重血屬孰敢不敬天胤故舉一世皆知天位之不可犯逆順既明則大逆者固世之所不與將無容於天地亦惡得鳩聚醜類以逞其姦也故雖國步之時或有艱難而天胤之尊自若也上之則乘輿或播遷而未嘗有

一人敢染頤神器下之則陪臣世擅天下之權而亦不敢篡其主位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遺風餘烈之猶在人者如此則天日之胤與天壤終始而不易者蓋有以致之而然也論新

○臣彪謹案人道無急於五倫五倫莫重於君父然則忠孝者名教之根本臣子之大節而忠之與孝異途同歸於父曰孝於君曰忠至於所以盡吾誠則一也云々夫孝子之敬身身體髮膚猶不敢毀傷况大義之在我者豈獨可虧乎然則進而事君全其大義乃所以孝於親也君子之事君委吏乘田不敢苟且况風教之關治者豈獨可忽乎然則退而養親助其風教乃所以忠於君也忠之與孝不二其本在所處何如耳而立忠孝不全之說者則曰家居養親則不能致身於君是徒知夙夜在公之為忠不知扶植綱常之為大忠也又曰以死殉國則不得

竭力於父母。是徒知冬溫夏清之爲孝。而不知殺身成仁之爲大孝也。善乎歐陽修論臣子之處變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其於忠孝一本之旨。可謂得矣。弘道館記述義

第六 孝友和信

伊邪那岐大御神。詔速須佐之男命。何由以汝不治所事。依之國而哭伊

佐知流。爾答曰。僕者欲罷妣國根之堅洲國。故哭。古事記上

大穴牟遲神云々。即於其石所燒著而死。爾其御祖命哭患而參上于天。

請神產巢日之命時。乃遣蜃貝比賣與蛤貝比賣。令作活。古事記上

仲哀天皇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朔。詔群臣曰。朕未逮于弱冠。而父王既崩

之。乃神靈化白鳥上天。仰望之情。一日勿息。是以冀獲白鳥。養之於陵城。

之地。因以觀其鳥。欲慰願情。則令諸國。俾貢白鳥。日本書紀八

欽明天皇六年十一月。膳臣巴提便還自百濟言。臣被遣使。妻子相逐去。

行至百濟濱。日晚停宿。小兒忽亡。不知所之。其夜大雪。天曉始求。有虎連

跡。臣乃帶刀。擐甲。尋至巖岫。拔刀曰。敬受絲綸。劬勞陸海。櫛風沐雨。藉草

班荆者。爲愛其子。令紹父業也。惟汝威神。愛子一也。今夜兒亡。追蹤覓至。

不畏亡命。欲報故來。既而其虎進前。開口欲噬。巴提便忽申左手。執其虎

舌。右手刺殺。剝取皮還。日本書紀十九

元正天皇養老四年六月己酉。漆部司令史從八位上。丈部路忌寸石勝。

直丁秦大麻呂坐盜司漆。並斷流罪。於是石勝男祖父麻呂年十二。安頭

麻呂年九。乙麻呂年七。同言。內父石勝。爲養己等。盜用司漆。緣其所犯。役

遠方。祖父麻呂等。爲慰父情。冒死上陳。請配兄弟三人。役爲官奴。贖父重

罪詔曰。人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今祖父麻呂等。役身為奴。贖交犯罪。欲存骨肉。理在矜愍。宜依所請。為官奴。即免父石勝罪。但犬麻呂。依刑部斷。發配處。讀日本紀八

孝謙天皇天平寶字元年夏四月辛巳。勅曰。古者治民安國。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於茲。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倍加發。百姓間有孝行通人。鄉閭欽仰者。宜令所由長官。具以名薦。其有不孝不恭不友不順者。宜配陸奧國桃生。出羽國小勝。以清風俗。亦捍邊防。別有高臥。額川遁跡。箕山者。宜為朕代之集許。以禮巡問。放令養性。讀日本紀二十

慕振勇士之名。歌一首并短歌大伴宿禰家持。知智之實乃父能美許等。波播蘇葉乃母能美己等。於保呂可爾。情盡而念良牟。其子奈禮夜母。丈夫夜無奈之久。可在梓弓。須惠布理於許之。投矢毛知。千尋射和多

之。劔刀許思爾等。理波伎安之比奇能。八峰布美越。左之麻久流情不障。後代乃可多利都具倍久。名乎多都倍志母。反歌。大夫者名乎之立

倍之。後代爾聞繼人毛。可多里都具我爾。方葉集十九坂田部首磨歌。麻氣波之良。寶米氏豆久禮留等。乃能其等。已麻勢波

波刀自於米加波利勢受。方葉集二十商長首磨歌。和須良牟。砥勢由伎夜麻由伎。和禮久禮等。和我知冬波

波波。和須例勢努加毛。方葉集二十丈部稻磨歌。知知波波我。可之良加伎奈氏。佐久安禮天。伊比志古度

婆曾。和須禮加彌津流。方葉集二十壇生郡大伴部麻與佐歌。阿米都之乃。以都例乃可美乎。以乃良波加

有都久之波。爾麻多己等。刀波牟。方葉集二十

結城郡雀部廣島歌 於保伎美能美許等爾作例波知々波々乎以波

比弊等於枳豆麻爲豆枳爾之乎萬葉集二十

於是速須佐之男命言然者請天照大御神將罷乃參上天古事記上

速須佐之男命云々古事記上 雖天照大御神之營田之阿埋其溝亦其於聞看

大嘗之殿屎麻理散故雖然爲天照大御神者登賀米受而告如屎醉而

吐散登許曾我那勢之命爲如此又離田之阿埋溝者地矣阿多良斯登

許曾我那勢之命爲如此登詔古事記上

於是素戔鳴尊白日神曰吾所以更昇來衆神逐我以根國今當就去若

不與姉相見終不能忍離故實以清心復上來耳今則奉覲已訖當隨衆

神之意自此永歸根國矣請姉照臨天國自可平安且吾以清心所生兒

等奉於姉已而還降焉神代紀一書

神八井耳命讓弟建沼河耳命曰吾者不能殺仇汝命既得殺仇故吾雖

兄不宜爲上是以汝命爲上治天下僕者扶汝命爲忌人而仕奉也古事記中

按晴天皇段

孝德天皇三十年冬十月甲申朔遣的臣祖口持臣喚皇后爰口持臣至

筒城宮雖謁皇后而默之不答時口持臣沾雪雨以經日夜伏于皇后殿

前而不避於是口持臣妹國依姬仕于皇后適是時侍皇后之側見其兄

沾雨而流涕之歌曰擲葬辭呂能菟菟紀能瀾擲耳茂能葬烏輪和餓齊

烏瀾例麼那瀾多愚摩辭茂日本書紀十一

於是二柱王子等各相讓天下意富祁命讓其弟袁祁命曰住於針間志

自牟家時汝命不顯名者更非臨天下之君是既爲汝命之功故吾雖兄

猶汝命先治天下而堅讓故不得辭而袁祁命先治天下也古事記下清寧天皇段

大津皇子竊下於伊勢神宮上來時大伯皇女御作歌 吾勢枯乎倭邊

遣登佐夜深而鷄鳴露爾吾立所露之 又二人行杼去過難寸秋山乎

如何君之獨越武方葉集二

哀弟死去作歌一首并短歌田邊福麿之歌集出 父母賀成乃任箸向

弟乃命者朝露乃銷易杵壽神之共荒競不勝而葦原乃水穗之國爾家

無哉又還不來遠津國黃泉乃界丹蔓都多乃各各向向天雲乃別石往

者闇夜成思迷匍匐所射十六乃意矣痛葦垣之思亂而春鳥能啼耳鳴

乍味澤相宵晝不云蜻蜓火之心所燎管悲悽別焉 反歌 別而裳復

毛可遭所念者心亂吾戀目八方 蘆槍木笑荒山中爾送置而還良布

見者情苦裳萬葉集九

伊邪那岐命詔然者吾與汝行廻逢是天之御柱而為美斗能麻具破比

如此云期乃詔汝者自右廻逢我者自左廻逢約竟以廻時伊邪那美命

先言阿那邇夜志愛袁登古袁後伊邪那岐命言阿那邇夜志愛袁登賣

袁各言竟之後告其妹曰女人先言不良古事記上

速須佐之男命詔其老夫是汝之女者奉於吾哉答白恐亦不覺御名爾

答詔吾者天照大御神之伊呂勢者也故今自天降坐也爾足名椎手名

椎神自然坐者恐立奉古事記上

須世理毘賣命歌曰夜知富許能迦微能美許登夜阿賀淤富久邇奴斯

許曾波遠邇伊麻世婆宇知微流斯麻能佐岐邪岐迦岐微流伊蘇能佐

岐淤知受和加久佐能都麻母多勢良米阿波母與賣邇斯阿禮婆那遠

岐豆遠波那志那遠岐豆都麻波那斯云古事記上

古事記上

皇孫遊幸海濱見一美人問曰汝是誰之女子耶對曰妾是大山祇神之女子名神吾田鹿葦津姬命亦名木華開耶姬命皇孫曰吾欲以汝為妻如之何對曰妾父大山祇神在請以垂問因白亦吾姊磐長姬命在皇孫因謂大山祇神曰吾見汝之女子欲以為妻於是大山祇神乃使二女持百机飲食奉進之神代紀

爾海神自出見云此人者天津日高之御子虛津日高矣即於內率入而美智皮之疊敷八重亦施疊八重敷其上坐其上而具百取机代物為御饗即令婚其女豐玉毘賣古事記上豐玉毘賣命歌曰阿加陀麻波袁佐閉比迦禮杼斯良多麻能岐美何余曾比斯多布斗久阿理祁理爾其比古遲答歌曰意岐都登理加毛度久

斯麻邇和賀韋泥斯伊毛波和須禮士余能許登基登邇古事記上

倭建命渡吉水海之時其渡神輿浪廻船不得進渡爾其后名弟橘比賣命白之妾易御子而入海中御子者所遣之政遂應覆奏將入海時以菅疊八重皮疊八重施疊八重敷于波上而下座其上於是其暴浪自伏御船得進古事記中

仁德天皇五十五年蝦夷叛之遣田道令擊則為蝦夷所敗以死于伊寺水門時有從者取得田道之手纏與其妻乃抱手纏而縊死時人聞之流

涕矣日本書紀十一

爾赤猪子答白其年其月被天皇之命仰待大命至于今日經八十歲今容姿既耆更無所恃然顯白已志以參出耳古事記中雄略天皇段

聖武天皇天平元年八月壬午詔(上峯)天皇大命良麻止親王等又汝

王臣等語賜幣止勅久皇朕高御座爾坐初由利今年爾至麻呂六年爾
成奴此乃間爾天津位爾嗣坐倍伎次止為呂皇太子侍豆由是其婆婆
止在須藤原夫人乎皇后止定賜加久定賜者皇朕御身毛年月積奴天
下君坐而年緒長久皇后不坐事母一豆乃善有良奴行爾在又於天下
政置而獨知倍伎物不有必母斯理幣能政有倍之此者事立爾不有天
爾日月在如地爾山川有如並而可有止言事者汝等王臣等明見所知

在續日本
紀十

安部女郎歌 今更何乎可將思打靡心者君爾緣爾之物乎 又吾

脊子波物莫念事之有者火爾毛水爾毛吾莫七國萬葉集四

石河大夫遷任上京時播磨娘子贈歌 君無者奈何身將裝飾匣有黃

楊之小梳毛將取跡毛不思萬葉集四

正述心緒柿本朝臣入麿之歌集出 打日刺宮道人雖滿行吾念公正

一八
萬葉集

寄物陳思難波人葦火燎屋之醉四手雖有已妻許增常日頰次吉萬

集十

中臣朝臣宅守與狹野茅上娘子贈答歌 安良多麻能等志能乎奈我

久安波射禮村家之伎許已呂乎安我毛波奈久爾萬葉集十五

教諭史生尾張少作歌 大伴宿禰家持於保奈牟知須久奈比古奈野

神代欲里伊比都藝家良久父母乎見禮波多布刀久妻子見波可奈之

久米具之宇都世美能余乃許等和利止可久佐末爾伊比家流物乎云

萬葉集
十八

白江丸贈答歌 中臣朝臣宅守與狹野茅上娘子贈答歌

白上於神產巢日御祖命者蒼告此者實我子也於子之中自我手俟久
岐斯子也故與汝葦原色許男命為兄弟而作堅其國故自爾大穴牟遲
與少名毘古那二柱神相並作堅此國古事記上

天稚彥與味耜高彥根神友善故味耜高彥根神登天弔喪神代紀

神龜五年戊辰太宰少貳石川足人朝臣遷任餞于筑前國蘆城驛家歌

天地之神毛助與草枕羈行君之至家左右大船之念憑師君之去者

吾者將戀名直相左右二山跡道之島乃浦廻爾緣浪間無牟吾戀卷

者萬葉集四

大宰帥大伴卿贈大貳丹比縣主卿遷任民部卿歌為君釀之待酒安

野爾獨哉將飲友無二思手萬葉集四

按作村主益人歌不所念來座君乎佐保川乃河蝦不令聞還都流香

聞萬葉集六

不想乎想常云者真鳥住卯名手乃杜之神思將御知萬葉集十二

○謹按當猶視吾四字乃天祖皇孫傳授之天教千萬世皇統謹守之

願命也其言簡而其旨遠雖堯舜禹之十六字豈外乎此蓋人子恒有

如在之敬則怠惰之氣終不可張或克始而不保其終或敬於此而慢

於彼者日遠忘之從欲不慎也祖其祖者下其下未有遺其祖而親其

民也後聖人以三年無改父之道為孝不亦可乎凡思其人猶愛其樹

愛其人猶及其鳥况杯圈乎况其書乎况其寶鏡乎向視其形則有明

正無窮之象切脩其道則有日疆不息之誠况與日月合其光與天地

明其道乎中朝事實

○謹按伊羿諾伊羿耑者陰陽唱和之發語也。二神者陰陽之全集。故以奉此尊號也。蓋草昧悠久之間。天神生生之後。二神初立中國。而正男女之大倫。男女者陰陽之本。五倫之始也。有男女而後。夫婦父子君臣之道立。二神終制大八洲。奠山川。導河海。草木種藝。鳥獸得處。人始得平土。播五穀。植桑麻。而蒼生之衣食居足。既足則不無教戒。故命諸神聖。以有其境。二神之功業。萬世以免左衽。丕顯哉。丕承哉。中朝事實

○謹按陰陽唱和之道。天地至誠之實也。云々。陰神先唱。而陽神以教之。陰神改過。其教學之義甚明矣。天下之間。不外於陰陽。大倫之綱。造端於夫婦。陰陽和而萬物育。夫婦別而五典秩。萬化之本。一原諸此。陽德合乎天。陰靜配乎地。而後神子生。可以主宇宙。可以承宗廟。夫二神正此禮。教示萬福之原。猶失選立之道。蕩狡媚之寵。失適勝之辨。

而宮闈預政。外家擅權。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所其繫大哉。中朝事實

○夫經營於宇宙。生成於人物之始。未嘗不以此大禮。天下之禮繫于人君。人君正禮。而后天下之條理可。行之。故陰陽各自左旋右行。以循天地之序。正先後唱和之節。以定天下之事物。禮之時其用大哉乎。此禮一立而后。後世先後上下男女之道大明。萬民皆由之。二神之德可不仰乎。中朝事實

○臣彪謹案。上古世質人朴。未有書契。所謂道者亦冥然靡聞焉。然則道固不原於上古乎。曰奚其然。當時特無其名耳。乃若其實。則未始不原於天神焉。何以言之。夫父子君臣夫婦人道之最大者。上古父子君臣夫婦之分。嚴乎一定。猶天尊而地卑焉。上令下從。男唱女和。亦猶天施而地生。而萬物各遂其性焉。神代雖邈矣。古典所載。彰明較著。不復

容疑所謂其實則原於天神者不其然乎蓋道猶大路人必遵大路而行率由踐履莫非斯路則孰復知路之為路其路維一無有他岐則亦安命路以名之為自天地以來斯道之外不復有道君臣上下熙熙皞皞遵之行之絕無異端邪說間之則斯道之無名不亦宜乎及百濟貢吉師始有儒教然儒之為教尤重五典所謂親義別序信者皆我所固有特資彼文物以推弘之施諸我父子君臣用諸我夫婦長幼朋友則斯道純一者自若也至於佛法西來則不然其為教先奉其三寶者曰佛曰法曰僧皆蠻夷之物非神州所固有於是斯道不得不設名以分於彼理勢然也故或稱神道或稱古道或稱上古聖王之迹皆所以分於異邦之教後之談古者不知徵於其實而徒求於其名名不可見則曰上世未嘗有道特不知道之純一乃所以無名也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蓋有天地則有天地之道有人則有人道天神生民之本天地萬物之始然則生民之道原於天地而本於天神也亦明矣弘道錄百記述義

第七 恭儉博愛

大穴牟遲神教告其菟今急往此水門以水洗汝身即取其水門之蒲黃

敷散而輾轉其上者汝身如本膚必差故為如教其身如本也古事記上

大己貴命謂少彥名命曰吾等所造之國豈謂善成之乎少彥名命對曰

或有所成或有不成就其後少彥名命行至熊野碕遂適於常世鄉矣神代紀一

大己貴命與少彥名命戮力一心經營天下復為顯見蒼生及畜產則定其療病之方又為攘鳥獸昆虫之灾異則定其禁厭之法是以百姓至今

咸蒙恩賴。神代紀一書

是時弟彥火々出見尊。往海濱。低徊愁吟。時有川鴈。嬰縶困危。既起憐心。解而放去。須臾鹽土老翁來。乃作無目堅間小船。載彥火火出見尊。推放海中。神代紀一書

垂仁天皇二十八年冬十月丙寅朔庚午。詔群卿曰。夫以生所愛。令殉亡者。是其傷矣。其雖古風之非良。何從自今以後。議之止殉。日本書紀六

仁德天皇四年三月己丑朔己酉。詔曰。自今之後。至于三載。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日始之。黼衣鞋屨不弊。盡不更爲也。溫飯煖羹。不酸餒。不易也。削心約志。以從事乎無爲。是以宮垣崩而不造。茅茨壞以不葺。風雨入隙而沾衣被。星辰漏壞而露牀蓐。是後風雨順時。五穀豐穰。三稔之間。百姓富寬。頌德既滿。炊烟亦繁。日本書紀十一

同天皇三十八年秋七月。天皇與皇后居高臺。而避暑時。每夜自兔餓野。有聞鹿鳴。其聲寥亮而悲之。共起可憐之情。及月盡。以鹿鳴不聆。爰天皇語皇后曰。當是夕而鹿不鳴。其何由焉。明日猪名縣佐伯部獻苞苴。天皇命膳夫以問曰。其苞苴何物也。對曰。牡鹿也。問之何處鹿也。曰。兔餓野時。天皇以爲是苞苴者必其鳴鹿也。因謂皇后曰。朕比有懷抱。聞鹿聲而慰之。今推佐伯部獲鹿之日夜及山野。即當鳴鹿。其人雖不知朕之愛。以道逢猶獲。猶不得已而有恨。故佐伯部不欲近於皇居。乃令有司移鄉于安藝淳田。日本書紀十一

雄略天皇六年三月辛巳朔丁亥。天皇欲使后妃親桑。以勸蠶事。爰命螺贏聚國內蠶。於是螺贏誤聚嬰兒。奉獻天皇。天皇大咲。賜嬰兒於螺贏。曰。汝宜自養。螺贏即養嬰兒於宮墻下。仍賜姓爲少子部連。日本書紀十四

士曰絕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
 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誰能可定相共賢愚如鑿先
 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衆同舉憲法十條七條
 十二日國司國造勿歛百姓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爲主所
 在官司皆是王臣何敢與公賦歛百姓憲法十條七條
 凡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村坊里安贖
 如在路病患不能自勝者當界郡司收付村里安養仍加醫療并勘問所
 由具注貫屬患損之日移送前所大寶令
 凡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無子孫聽
 取近親无近親外取白丁若欲取同家中男者並聽郡領以下官人數加
 巡察若供侍不如法者隨便推決其篤疾十歲以下有二等以上親者並

不給侍大寶令

元明天皇慶雲四年十二月辛卯詔曰凡爲政之道以禮爲先無禮言
 亂言亂失旨往年有詔停跪伏之禮今聞內外廳前皆不嚴肅進退无禮
 陳答失度斯則所在官司不恪其次自忘禮節之所致也宜自今以後嚴
 加糾彈革其弊俗使靡淳風續日本紀四
 元正天皇神龜三年六月壬子詔曰夫百姓或染沈痼病經年未癒或
 亦得重病晝夜辛苦朕爲父母何不憐愍宜遣醫藥於左右京四畿及六
 道諸國救療此類咸得安寧依病輕重賜穀賑恤所司存懷勉稱朕心焉
續日本紀九
 後一條天皇寬仁元年十二月詔節儉者上德富國之表儀也損益者
 前賢安民之治要也寔是皇道之彞訓寧非史冊之明文故南面雖尊唐

葛之衣膚冷。中心是鈞漢蒲之膳味疎。况淳風隔時。澆波臨世。四海已謝。有截之日。百姓豈望以贍之秋。在彼重華之大聖。當此季葉而少功。朕以弱齡。謬繼丕緒。帝跡廣而勞。化俗之道。政績紛而迷。利世之方。施何德化。期其康寧。只考恒典於列代。欲均節用於普天。其朕服御常膳等物。宜准累朝之例。以減四分之一。庶幾省毫毛於鳳展之下。導黎元於鴻休之間。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小右記

明治二年八月廿五日。供御ヲ減シ救助ニ充ツル詔。朕登祚以降。海內多難。億兆未々綏寧。加之中歲淫雨。農ヲ害シ。民將二生。凶途ノ所ナカラントス。朕深ク怵惕ス。依テ躬ヲ節儉スル所有テ。以テ救恤ニ充ントス。主者施行セヨ。太政官

明治五年九月十二日。橫濱在留外商へ答フル勅。橫濱居留ノ外客

ヨリ、今奏上セル祝詞ヲ聽キ、朕深ク之ヲ嘉納ス。凡ソ我帝國ニ住セル人ハ、固ヨリ此地ニ産レ出タル者モ、假ニ此地ニ寓セル者モ、偶然此地ニ來レルモ、自ラ好テ航渡セルモ、齊シク保護ニ泄レヌ。權義ヲ失セズ。康福益昌シニ、我國歩ヲシテ文明ニ向ハセント、猶斯事業ヲ盛大ニシ、既ニ兩間ニ存セル和樂ノ交誼ノ永續セル間ハ、中外ノ人民ヲシテ、洽ネク提撕ノ上ニ在ラシメン。法規分 類大全

明治六年五月十八日。宮城炎上ニ付三條太政大臣へ勅諭。朕前日回祿ノ災ニ遭ヒ、宮殿之カ爲ニ蕩盡スト雖、今ヤ國用夥多ク時ニ際シ、造築ノ事、固ヨリ之ヲ承ニスルヲ希ハス。朕カ居室ヲ爲ニ、民産ヲ損シ、黎庶ヲ苦マシムル事勿ルヘシ。汝實美、其レ斯意ヲ體セヨ。太政官

明治十年一月四日減租ノ詔 朕惟フニ、維新日淺ク、中外多事、國用實ニ賞ラレス。而シテ兆民猶疾苦ノ中ニ在リテ、未タ富庶ノ澤ヲ被ラサルヲ愍ミ、曩ニ舊税法ヲ改正シテ、地價百分ノ三トナシ、偏重ナカラシメントス。今又稼穡ノ艱難ヲ察シ、深ク休養ノ道ヲ念フ、更ニ稅額ヲ減シテ、地價百分ノ二分五厘トナサン。有司宜シク痛ク歲出費用ヲ節減シテ、以テ朕カ意ヲ贊クヘシ。明治政覽

○謹按、夫民之遂生盡性、繫天下之人君。以一人爲億兆之父母。君道厥惟艱哉。唯仁德帝勝其任乎。儉躬以賑民家、救無告。以民之貧富爲天子之貧富。曰其天之立君。是爲百姓。然則君以百姓爲本。詔實爲人君養民之至戒。故宮室之造。庶民子來。百姓懼獲罪于天。吁至哉大哉。蓋先有仲哀帝之早崩。有神功帝之西征。後有天地不順稔穀不登之

患。君子儉德辟難之義。不亦亨乎。後世賑民興土木之功。唯以此帝德爲規則。無大過而已。外朝聖主。卑宮室尙儉德。豈過乎此。中朝事實

○禁秘御鈔曰。天位着御物。以疎爲美。右府師輔遺戒曰。始自衣冠。及至于車馬。隨有用之。勿求美麗。今按我邦故實。貴淳素儉約。而不用華靡。壯麗。如伊勢宮殿祭法。今猶可以觀常世之神風矣。後世人器方備。而天物漸薄。於是遂至有朱器臺盤之起。爭不可不誠。嘗聞鎌倉將軍時。而餅餠蒸飯。舊盛以朴葉。後或用楮葉。而藤九郎盛長。慶額曰。世已趣乎文華矣。知言哉。日本紀通證

第八 智能德器

太素杳冥。因本教而識。孕土產嶋之時。元始綿邈。賴先聖而察。生神立人。

之世。古事記序

伊邪那岐大神詔吾者到於伊邪志許米志許米岐穢國而在祁理故吾者爲御身之禊而到坐竺紫日向之橘小門之阿波岐原而禊祓也。古事記上

時有高皇產靈尊之息思兼神者有思慮之智故八十萬神會於天高市而問之乃思乃白曰宜圖造彼神之象而奉招禱也。神代紀

八百萬神共議而於速須佐之男命負千位置戶亦切鬚及手足爪令拔而神夜良比夜良比岐。古事記上

大穴牟遲神故入其野時即以火廻燒其野於是不知所出之間鼠來云內者富良富良外者須夫須夫如此言故蹈其處者落隱入之間火者燒

過。古事記上顯白其少名毘那神所謂久延毘古者於今者山田之曾富騰者也此神

者足雖不行盡知天下之事神也。古事記上

大己貴命云々于時神光照海忽然有浮來者曰如吾不在汝何能平此國乎由吾在故汝得建其大造之績矣是時大己貴命問曰然則汝是

誰耶對曰吾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大己貴命曰唯然迺知汝是吾之幸魂奇魂今欲何處住耶對曰吾欲往日本國三諸山故即營宮彼處使就而

居此大三輪大物主神也。神代紀其兄火照命乞其鈎曰山佐知母己之佐知佐知海佐知母己之佐知佐

知今各謂返佐知。古事記上彥火火出見尊不知所求但有憂吟乃行至海邊彷徨嗟嘆時有一長老

忽然而至自稱鹽土老翁乃問曰君是誰者何故患於此處乎彥火火出見尊具言其事老翁即取囊中立櫛投地則化成五百箇竹林因取其竹

作大目龜籠。內彥火々出見尊於籠中。投之于海。神代紀一書

春山之霞壯夫愁白其母之時。御祖答曰。我御世之事。能許曾神習。又宇

都志岐青人草習乎。不償其物。云々。古事記中應神天皇段

應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云

々。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

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

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春二

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故所

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日本書紀十一

應神天皇二十八年秋九月。高麗王遣使朝貢。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

教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之。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

則破其表。日本書紀十

敏達天皇元年五月壬寅朔丙辰。天皇執高麗表疏。授於大臣。召聚諸史。

令讀解之。是時諸史於三日內。皆不能讀。爰有船史祖王辰爾。能奉讀釋。

由是。天皇與大臣俱為讚美曰。勤乎辰爾。懿哉辰爾。汝若不愛於學。誰能

讀解。宜從。今始近侍殿中。既而詔東西諸史曰。汝等所習之業。何故不就。

汝等雖衆。不及辰爾。又高麗上表疏書于烏羽。字隨羽黑。既無識者。辰爾

乃蒸羽於飯氣。以帛印羽。悉寫其字。朝廷悉異之。日本書紀二十

文武天皇慶雲元年七月申辰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初

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云々。唐人謂我使曰。亟聞

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淨。豈

不信乎。續日本紀三

元明天皇和銅六年十一月丙子詔。正七位上按作磨心。能工異才。獨越衆侶。織成錦綾。實稱妙麗。宜磨心子孫。免雜戶。賜姓柏原村主。續日本紀六
元正天皇養老五年正月甲戌詔曰。文人武士。國家所重。醫卜方術。古今斯崇。宜擢於百僚之內。優遊學業。堪爲師範者。特加賞賜。勸勵後生。

續日本紀八

一、天子諸藝能之事。第一御學問也。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有之也。慶長二十年七月頒布禁中並公家御法度

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誓詔

- 一、廣ク會議ヲ起シ、萬機公論ニ決スヘシ。
- 一、上下心ヲ一ニシテ、盛ニ經論ヲ行フヘシ。
- 一、官武一途、庶民ニ至ル迄、各其志ヲ遂ケ、人心ヲシテ倦マサラシメ

ン事ヲ要ス。

- 一、舊來ノ陋習ヲ破リ、天地ノ公道ニ基クヘシ。
 - 一、智識ヲ世界ニ求メ、大ニ皇基ヲ振起スヘシ。
- 我國未曾有ノ變革ヲ爲ントシ、朕躬ヲ以テ衆ニ先ンシ、天地神明ニ誓ヒ、大ニ斯國是ヲ定メ、萬民保全ノ道ヲ立ントス。衆亦此旨趣ニ基キ、協心努力セヨ。憲法類編

明治四年十月廿二日、華族へ海外留學周遊ヲ獎勵スル勅諭。朕惟フニ、宇内列國、開化富強ノ稱アル者、皆其國民勤強ノ力ニ由ラサルナシ。而シテ國民ノ能ク智ヲ開キ、才ヲ研キ、勤勉ノ力ヲ致ス者ハ、固リ其國民タルノ本分ヲ盡スモノナリ。今我國舊制ヲ更革シテ、列國ト并馳セント欲ス。國民一致、勤勉ノ力ヲ盡スニ非レハ、何ヲ以テ、之ヲ

致スコトヲ得ンヤ。特ニ華族ハ、國民中貴重ノ地位ニ居リ、衆庶ノ屬目スル所ナレハ、其履行固リ標準トナリ、一層勤勉ノ力ヲ致シ、率先シテ之ヲ鼓舞セサルヘケンヤ。其責タルヤ亦重シ。是今日、朕カ汝等ヲ召シ、親シク朕カ期望スル所ノ意ヲ告クル所以ナリ。夫レ勤勉ノ力ヲ致スハ、智ヲ開キオヲ研クヨリ外ナルハナシ。智ヲ開キオヲ研クハ、眼ヲ宇内開化ノ形勢ニ着ケ、有用ノ業ヲ修メ、或ハ外國へ留學シ、實地ノ學ヲ講スルヨリ要ナルハナシ。而年壯ヲ過キ、留學ヲ爲シ難キモノモ、一タヒ海外ニ周遊シ、聞見ヲ廣ムル、亦以テ智識ヲ增益スルニ足ラン。且我邦女學ノ制未タ立サルヲ以テ、婦女多クハ事理ヲ解セス。殊ニ幼童ノ成立ハ、母氏ノ教導ニ關シ、實ニ切緊ノ事ナレハ、今海外ニ赴ク者妻女或ハ姉妹ヲ挈テ同行スル、固ヨリ可ナルトニ

テ、外國所在女教ノ素アルヲ曉リ、育兒ノ法ヲモ知ルニ足ルヘシ。誠ニ能ク人々此ニ注意シ、勤勉ノ力ヲ致サハ、開化ノ域ニ進ミ、富強ノ基隨テ立、列國ニ并馳スルモ難カラサルヘシ。汝等能ク斯意ヲ體シ、各其本分ヲ盡シ、以テ朕カ期望スル所ヲ副フヘシ。寤寐 漫筆

明治六年十月九日、開成學校開業ノ勅語。開成學校經營方ニ功ヲ竣フ。朕今其開業ヲ親視シ、竝ニ學術ノ進歩ヲ嘉ニス。朕惟フニ、専門ノ學校ハ、器ヲ成シオヲ達スルノ處ナリ。朕更ニ百般學術ノ益國內ニ擴張センコトヲ期ス。汝等其レ此意ヲ體セヨ。寤寐 漫筆

明治十一年一月廿四日、駒場農學校開校式勅語。朕惟フニ、農ハ國ノ本ナリ。物産因テ以テ殖シ、生民因テ以テ富ム。是レ此學ノ講セスンハ、アルヘカラサル所以ナリ。今ヤ本校建築竣ルヲ奏ス。朕甚々之

ヲ嘉ニス。親ヲ臨シテ開校ノ典ヲ舉ク。後來我國產ヲシテ益繁殖ナ
ラシム。我國民ヲシテ益富饒ナラシムルコトハ朕大ニ此校ニ望ム
所ナリ。病寐
漫筆

明治十五年三月廿日廿四日、博物館開場式へ勅語。人智ヲ開キ、事
業ヲ勤ムルハ、博物館ノ設ケアルニ如クハナシ。朕今親シク本館開
場ノ典ヲ見、富國ノ基之ニ由テ益振起セシコトヲ信ス。汝等之ヲ勉
勵シ、病寐
漫筆

明治三十三年、故德川光圀陸位ノ詔。贈從一位德川光圀、夙ニ公道
ヲ養、晦ヲ憂ヒ、武門ノ驕盈ヲ恐レ、名分ヲ明カニシテ、志ヲ志冊ニ托
シ、正邪ヲ辨シテ、義ヲ勸懲ニ致セリ。眞ニ是レ勤王ノ倡首ニシテ、實
ニ復古ノ指南ナリ。朕偶々常陸ニ幸シ、追念轉々切ナリ。更ニ正一位

ヲ贈リ、以テ朕カ意ヲ昭ニス。病寐
漫筆

○凡治世之道、以神國之玄妙欲治之、其法密而其用難充之。故三代
之正經、魯聖之約書、平素簪之冠之、當至其細塵。今按中古以來之治
世也、兼取周孔之教、以爲之羽翼。是故國學之所要、雖區論涉古今、究
天人、其自非倭魂漢才、不能闕其間奧矣。道家
遺誠

○凡學者成于思。思者審于學。蓋思兼神者、神代思學審聖之神乎。思
在兼、不兼則思在臆說。然乃思者內致其知慮、兼者外蓋其事物也。宜
哉。天安河原之謀、得其道。而大神復其初。萬億世之被此幸。其斯民之
直道乎。一在思兼神也。噫深哉。此謀遠哉。此慮天兒屋命太玉命之寬
仁也。手力雄神天鈿女命之勇畧也。其所懸之靈璽寶鏡、其所持之茅
繩、稍其職樂之悠然。事物茲善盡美盡神、何不復其初乎。今竊因神代

之說以演聖學之道亦不外之夫人之為人不思不學則不異于禽獸不思學以為自足則猶閭室求物手足亦無所措况事物乎今欲修其道先在想之思之在兼之思之兼之則學習自存而尙不就有道不以正之此間有力行有積累有近本有遠徵有建諸天地質諸鬼神或以說或以樂而後惺惺明明而無不通教學竟不倦厭是乃天行健縣象著明也萬世之今讀此一章以知聖學之淵源始終於此神之道其誠之不可揜如此矣中朝事實

○學者以修己治人為本修己治人之道不通人情事物即不得其誠夫天神之生知無不通天祖之明教無不盡故神武帝建洪基綏靖帝至孝崇神帝日慎一日垂仁帝無所矯飾景行帝雄謀成務帝兢惕皆是從乾靈之正德繹大神之明教以詳人物之情施當世之急務天秩

以叙人物得處是乃中州神聖之學原著明于往古而萬世足以法之也及仲哀帝住吉大神賜有寶國神功帝親征三韓三韓面縛服從耀武德於外國自是三韓每年朝聘獻貢不乾船楫故外國之諸器及經典無不具百濟王懇款之餘貢博士女工等於此中州始知漢字應神帝聖武而聰達博欲通外國之事徵王仁讀典籍太子師之以能通達漢籍也凡外朝三皇五帝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大聖亦與中州往古之神聖其揆一也故讀其書則其義通無所間隔其趣向猶合符節採挹斟酌則又以足補助王化矣竊按譽田帝虛己徵百濟博士後中國廣通外朝之典籍知聖賢之言行是乃住吉大神之賚也或疑外朝不通我而文物明我因外朝而廣其用則外朝優于我愚按不否自開闢神聖之德行明教無不兼備雖不知漢籍亦更無一介之闕幸通外朝

之事取其所長以輔王化不亦寬容乎何唯外朝而已凡天下之間詳知並畜校短考長待用無遺從事是適量之大也內外相持人物以成若護短拒外非君子所爲况外朝與我一其致而其歷世尤久也其封域太廣也其人物衆多政事損益也足其以觀之乎是所以中州之冠八紘也後世勘合絕不修鄰交之好亦我無不足可并考也或疑王仁德高且善於毛詩故爲難波津之詠遂以成仁德帝之聖愚按否王仁者通漢籍之博士也此時人未通漢字故造端於彼而已後令何知使主與王仁記官物之出納則其職掌可知也難波帝者謙德寬仁之明主時無遺賢朝無謬舉古今以爲聖帝王仁之才德不著于國史食祿唯爲文首則可耻也俗學末儒蔑中國以信外邦是貴耳賤目之徒附益助長之弊也

中朝事實

○謹按學者効也効其不知不能也近者見而知之遠者聞而知之人之生自幼孩至壯老未嘗不由教學也蓋人長萬物者有知也知之靈也思無不通致無不盡故其爲小人也其爲君子也皆因學之所習夫火有可然之質而不用薪柴加以風則不能長其威水有可流之素而不因卑下以疏導則不得深其源或暴之或鑿之則其害及人物豈水火而已乎學之於人不慎哉故天神之生知如動而感言而通猶有思兼議謀之詳及天孫之臨降有神勅之嚴有神器常可守有二神以輔養其修身治人之道至矣盡矣是後世非聖教之淵源乎或疑中朝之書史久絕學校進士之設故人才未得成乎愚謂神聖者見而知之後世聞而知之恐其差謬記錄相續其筆削非聖人未免臆說編簡日盛人以書爲學聖教漸隱日用大晦異其端堅其白而雕空虛刻冰水祝

學校進士之設不得其實。則競詐僞趁利勢而已。夫以博識則盡華夷之書。未可為多。能通其道。則一言不可以為少。况史編之不闕乎。中朝事實

○口訣曰。神者無形有化。而以正直為社。故正直所必有神。又曰。大倭姬命教人曰。左物不右遷。右物不左遷。左左右右。左遷右回。萬事無違。垂加翁曰。惟神天地之心。惟人天下神物。而其心則神明之舍也。人能靜謐守混沌之始。祓邪穢致清明。正直而祈禱。則正神申福焉。邪神息禍焉。豈可不敬乎哉。日本紀通證

○伏惟上古神聖之垂教也。不過改過敬神二事。而聖子神孫與大陽合德。公卿大夫與星列齊位。外欽乎顯道。內畏乎幽道。潔清祭祀。以化宇內。寶祚隆盛。德澤充溢。民之仰上。猶敬鬼神。及受其命。則蹈白刃而不辭。投烈火而不顧。重耻輕死。木訥而惡不義。若出天性然矣。是其忠

歟。將孝歟。抑亦大道也矣。應神以來。取唐虞三代之治教。蓋所以資顯道也。用明以來。又襟佛氏因果報應之說。亦所以贊幽道也。雖然。其於國俗也。彼與我不能無異同焉。如我民。縱以怨報人。必不若呂后殘忍也。或以事逼君。必不學王莽曹操之為也。率若彼之慘酷大惡。則我俗之所不習。史傳所載昭然。天子勅上卿。殊撰我律令。主國體而折衷漢家。蓋亦為此故也。故李唐稱我曰禮義之國。神靈所扶。宋主指我道為古之道。良有以也夫。史傳摘抄序

○泰初之時。皇祖天神在高天。使親躬以之傳諸我天孫。以照臨於葦原中國矣。於是從天孫天。墮乎襲嶺。正宸極于高千穗宮。恭順天休命。裁成天地大道之後。神子神孫列聖相承。加以皇子諸王臣連伴造良弼輔相。世供天職。以奉其上。歷世無墜。無為而治。無言而化。言而無方。

不令而行。行而無迹。皆莫未由。斯道也。迄至豐明宮。御寓天皇之朝。皇祖天神有詔。錫諸藩。臣屬于我。然後四夷歸嚮。八荒朝貢。於是異教之來。有因漸矣。是故先聖有執之于漢于竺。亦未過詢。芻蕘廣異聞。欲統御九州。覆幬萬國。以扇動我神風之微意焉爾。而獨奈禍之與福相倚。善之與惡相踵。皆天理所寓。而其斯末弊。至有不可勝言者。是豈先聖之情也哉。夫惟裁成輔相。一循襲先聖之道者。未有盛于晉公也。故其真誥有之。曰。治國者。欲以神國之玄妙。治之神國之玄妙。豈有他哉。亦

太古傳序

○古人有言。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是大道之三本也。而皇國則萬國之三本也。云々。若夫儒流百氏。猶子孫而譽先祖。枝葉而惡本根也。豈足復知大道皇國之所以為三本哉。

其起伏興廢亦復非一。而其存于今者。大抵有八家。曰。神曰。立曰。儒曰。佛曰。盤曰。兵曰。易曰。曆曰。然其在王公大人者。非吾輩所能知也。唯至於卑賤如余者。自為一家。則各游泳於一潦。未見驪龍之變化。彷徨於孤埜。未覩崑崙之極天。夏蟲疑冰雪。井蛙怪江湖。生於此國而無此國。仕於此君而蔑此君。不知神真君師之德。開闢含養之恩。則一也。春秋命歷序考序

○臣彪謹案。學所以學道。問所以問道。而事業所以行其道。譬諸工匠。必先學規矩。然後從事於經營。抑天下工匠何限。其良者能建宮殿造樓閣。雖其極拙者。未嘗有不堪一廬舍之役者焉。古今學者亦多矣。其事業卓然不朽者。何其寥寥也。夫天下之欲造宮殿樓閣者。必皆委任良工。雖一廬舍之微。亦必俟匠人而為之。故工匠常得試其規矩。至為國家。則不必用學道之人。或用之亦不必任之。故學者常不得行其道。

其勢然也。用與不用在人。學與不學在己。請嘗論在己者。學問事業之難一。其故多端而有。大弊四焉。曰。忽躬行。曰。廢實學。曰。泥於經。曰。流於權。夫學所以明人倫。聖賢之教必本諸身。而學者或不修禮義。甚則失德。汙行。曾庸人之不若。其取侮於世。固不足怪。且庸人之為惡。世皆非之。學者之為不善。必有諉而倣之者。其害風教。豈淺少哉。是忽躬行之弊也。弘道館記述義

第九 公益世務

保食神乃迴首嚮國。則自口出飯。又嚮海。則儲廣緒。狹亦自口出。又嚮山。則毛龜毛柔亦自口出。神代紀一書 逮于神武天皇東征之年。云々 又令天富命率齋部諸氏。作種種神寶。

鏡玉矛盾木綿麻等。櫛明玉命之孫。造御祈玉。其裔今在出雲國。每年與調物。貢進其玉。天日鷲命之孫。造木綿及麻并織布。仍令天富命率日鷲命之孫。求肥饒地。遣阿波國。殖穀麻種。其裔今在彼國。當大嘗之年。貢木綿麻布及種種物。所以郡名為麻殖之緣也。天富命更求沃壤。分阿波齋部。率往東土。播殖麻穀。好麻所生。故謂之總國。穀木所生。故謂之結城郡。阿波忌部所居。便名安房郡。天富命即於其地。立太玉命社。今謂之安房社。故其神戶有齋部氏。古語拾遺 崇神天皇六十二年秋七月乙卯朔丙辰。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水少。是以其國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日本書紀五 垂仁天皇三十五年秋九月。遣五十瓊敷命于河內國。作高石池。茅渟池。

冬十月作倭狹城池及迹見池是歲令諸國多開池溝數八百之以農爲事因是百姓富寬天下太平也日本書紀六

景行天皇二十八年春二月乙丑朔日本武尊奏平熊襲之狀曰臣賴天皇之神靈以兵一舉頓誅熊襲之魁帥者悉平其國是以西洲既謐百姓無事唯吉備穴濟神及難波柏濟神皆害心以放毒氣令苦路人並爲禍害之藪故悉殺其惡神並開水陸之徑天皇於是美日本武尊之功而異

愛日本書紀七

同五十七年秋九月造坂手池即竹蒔其堤上冬十月令諸國興田部屯

倉日本書紀七

應神天皇七年秋九月高麗人百濟人任那人新羅人並來朝時命武內宿禰領諸韓人等作池因以名池號韓人池日本書紀十

同三十七年春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吳令求縫工女爰

阿知使主等渡高麗國欲達于吳則至高麗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

麗高麗王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爲導者由是得通吳吳王於是與工

女兒媛弟媛吳織穴織四婦女日本書紀十一

仁德天皇十一年夏四月戊寅朔甲午詔群臣曰今朕視是國者郊澤

曠遠而田圃少乏且河水橫逝以流末不駛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

乘船道路亦壅故群臣共視之決橫源而通海塞逆流以全田宅冬十

月掘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以入西海因以號其水曰堀江又將防北河之

滂以築茨田堤是時有兩所之築而乃壞之難塞時天皇夢有神誨之曰

武藏人強頸河內人茨田連衫子二人以祭河伯必獲塞則覓二人而得

之因以禱于河神爰強頸泣悲之沒水而死乃其堤成焉唯衫子取全匏

兩箇臨于難塞水。乃取兩箇匏投於水中。請之曰。河神崇之。以吾爲幣。是以今吾來也。必欲得我者。沉是匏。而不合泛。則吾知真神。親入水中。若不得沈匏者。自知僞神。何徒亡吾身。於是飄風忽起。引匏沒水。匏轉浪上。而不沉。則滂滂汎以遠流。是以衫子雖不死。而其堤且成也。是因衫子之幹。其身非亡耳。故時人號其兩處曰。強頸斷間。衫子斷間也。是歲新羅人朝貢。則勞於是役。日本書紀十一

雄略天皇八年春二月。遣身狹村主青檜隈民使博德。使於吳國云々。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戊寅。身狹村主青等共吳國使將吳所獻手末才伎漢織吳織及衣縫兄媛弟媛等。泊於住吉津。是月爲吳客道通磯齒津路。名吳坂。三月命臣連迎吳使。即安置吳人於檜隈野。因名吳原。以衣縫兄媛奉大三輪神。以弟媛爲漢衣縫部也。漢織吳織衣縫是飛鳥衣縫部。

伊勢衣縫之先也。日本書紀十四

雄略天皇十五年。秦民分散。臣連等各隨欲。驅使勿委秦造。由是秦造酒甚以爲憂。而仕於天皇。天皇愛寵之。詔聚秦民。賜於秦酒公。公仍領率百八十種勝部。奉獻庸調御調也。絹縑充積朝廷。因賜姓曰禹豆麻佐。日本書紀

四十

同天皇十六年秋七月。詔宜桑國縣殖桑。又散遷秦民。使獻庸調。日本書紀十四宣化天皇元年夏五月辛丑朔。詔曰。食者天下之本也。黃金萬貫不可療飢。白玉千箱何能救冷。夫筑紫國者遐邇之所朝屆。去來之所關門。是以海表之國。候海水以來賓。望天雲而奉貢。自胎中之帝。(應神)泊于朕身。收藏穀稼。蓄積儲糧。遙設凶年。厚饗良客。安國之方更無過此。云々。日本書紀

八十

元正天皇靈龜元年冬十月乙卯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從貨食。故男勤耕耘。女修絀織。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耻之心。刑錯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凡厥吏民。豈不勗歟。今諸國百姓未盡產術。唯趣水澤之種。不知陸田之利。或遭澇旱。更無餘穀。秋稼若罷多致饑饉。此乃非唯百姓懈。固由國司不存教導。宜令百姓兼種麥禾。男夫一人二段。凡粟之爲物。支久不敗。於諸穀中最是精好。宜以此狀遍告天下。盡力耕種。莫失時候。自餘雜穀。任力課之。若有百姓輸粟轉稻者。聽之。續日本紀七

元正天皇養老六年閏四月乙丑。太政官奏。食之爲本。是民所天。隨時設策。治國無改。望請勸農積穀。以備水旱。仍委所司。差發人夫。開墾膏腴之地。良田一百萬町。其限役十日。便給糧食。所須調度。官物借之。秋收而後。即令造備。若有國郡司詐逗留。不肯開墾。並即解却。雖經恩赦。不在免

限。如部內百姓荒野閑地。能加功力。收獲雜穀三千石已上。賜勳六等。一千石以上。終身無事。見帶八位已上。加勳一轉。即酬賞之後。稽遲不營。追奪位記。各還本色。云々。續日本紀九

同七月戊子。詔曰。朕以庸虛。紹承鴻業。尅己自勉。未達天心。是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宜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種樹晚禾。蕎麥及大小麥。藏置儲積。以備年荒。續日本紀九

平城天皇大同二年正月廿日。太政官符。應七道諸國。催殖桑漆事。右東海道觀察使從三位行式部卿藤原朝臣葛野磨。奏因備桑漆之課。具載令條。易殖易生。養乃成林。至于採用公私由之。然國郡官司。不務催殖。既致闕乏。謹案天平二年五月六日格。備諸國所進桑漆等帳。或因循舊案。但改年紀。或虛作增減。與實不同。自今以後。嚴加捉搦。依令殖滿。每

年巡檢實錄申之。如遣使勘會與實不同者。國司必加貶責。郡司解却見任。自今以後永爲恒例者。然猶積習生常。狎法無悛。望請下知當道交替分附。若不填數者。拘留解由以懲不填。其貶責解任。一依先格者。右大臣宣奉勅依奏。自餘諸道亦同准此。日本逸史十五

明治五年九月十二日。東京橫濱間鐵道開業式親臨百官へノ勅語。今般我國鐵道ノ首線工竣ルヲ告ク。朕親ヲ開行シ。其便利ヲ欣フ。嗚呼汝百官。此盛業ヲ百事維新ノ初ニ起シ。此鴻利ヲ萬民永享ノ後ニ惠マントス。其勵精勉力實ニ嘉尙スヘシ。朕我國ノ富盛ヲ期シ。百官萬民ノ爲ニ之ヲ祝ス。朕更ニ此業ヲ擴張シ。此線ヲシテ全國ニ蔓布セシム。シテ庶幾ス。法規分類大全

○天照太神。以天狹田長田爲御田。又方織神衣居齋服殿。謹按是

天神重民之事也。夫天神之尊。非無可織之人也。而所以躬其事者。非但親致其誠信。以爲神衣而已。先之勞之。備蠶織之艱難。嘗盤中之辛苦。以師天下之農桑也。蓋人君躬耕。后妃親蠶。供上帝之粢盛。爲祭祀之禮服者。建皇極之無逸。示王業之大本也。及後世。祈年穀。神衣祭。神今食。新嘗會。及大嘗會。皆以農事行朝政也。往古重其事。盡其誠。可以

鑒焉。中朝事實

○天祖丕重民命。肇開蒼生衣食之原。御田之稻。機殿之繭。遂遍滿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是固天祖仁澤之所暨。而土亦宜於穀也。夫神州位東方。向朝陽。帝出於震。於五行爲木。所以宜穀。四時則爲春。所以生養萬物。而元々之民。固非如飲血茹毛之俗。則自古號稱瑞穗之國。不亦宜乎。古者天子受嘉穀於天神。以生養民物。其富也者。即因天地之

富也。至後世。則天下之富。稍稍分散。一轉而移武人。又轉而歸於市人。而天下所以受其弊者。不勝枚舉。請試竟其說。古者大嘗之祭。與天下共其誠敬。新穀已熟。必用以報於天神。然後與天下嘗之。而天下皆知所食之粟。即是天神所頒之種也。於是乎畏天命而盡地力。人心與天地一。而同受其富。所以與天地無間也。新論

○臣彪謹按。神代尚矣。神武帝以還。十有四世。九百有餘年。其間未有書契。其有之。則實始於應神帝。云。當帝之時。三韓稱藩朝貢。阿直岐之來自百濟也。菟道皇子師之習經典。帝特遣使徵賢人於百濟。於是王仁及辰孫王隨使入朝。帝嘉之以為皇子之師。辰孫王據續紀先是百濟貢縫衣女。王仁等之來。又貢冶工卓素。吳服。西素。釀酒。仁。番等。方是時。天下又安。四海肅靜。無有一物不得其所者。自常情而觀之。則尚何外求之為。

獨聖主之心。則不然也。衣食既饒。兵甲既足。而更召織縫釀冶之工於海外。厚生利用之政。於是乎益廣矣。風俗既美。綱紀既張。而更求文獻於異域。正德之教。於是乎大備矣。苟非光明正大。視宇內為一家者。則其孰能與之。厥後列聖相承。崇尚儒教。以培養斯道者。蓋皆本於帝之弘道館記述義美意也。

第十 國憲國法

崇神天皇十年秋七月丙戌朔己酉。詔群卿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今既禮神祇。灾害皆耗。然遠荒人。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耳。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憲。日本書紀五十
三日。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方氣得通。地欲

覆天。則致壞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諾必慎。不謹自敗。憲法十條

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於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

禮。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憲法十條

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則

以私妨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亦是情歟。憲法十條

十六曰。使民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間。以可使民。從春至秋。農桑之節。

不可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憲法十條

文武天皇元年八月庚辰御即位宣命。是以百官人等。四方食國乎治。

奉止。任賜幣留國。宰等爾至麻氏爾。天皇朝廷。敷賜行賜幣留國法乎。

過犯事無久。明支淨支直支誠之心。以而御稱稱而緩怠事無久。務結而

仕奉止詔大命乎。諸聞食止詔。續日本紀一

元明天皇慶雲四年秋七月壬子御即位宣命。故是以親王始而王臣

百官人等乃淨明心。以而彌務爾彌結爾阿奈奈比奉輔佐奉事爾依

而志。此食國天下之政事者。平長將在止奈母所念坐。又天地之共長遠

不改常典。止立賜羈留食國法母。傾事無久。動事無久。渡將去止奈母所

念行左久。止詔命。衆聞宣。續日本紀四

元明天皇和銅元年秋七月乙巳。勅曰。汝王臣等為諸司本。由汝等効

力。諸司人等須齊整。朕聞忠淨守臣子之業。遂受榮貴。貪濁失臣子之道。

必被罪辱。是天地之恒理。君臣之明鏡。故汝等知此意。各守所職。勿有意

緩。能堪時務者。必舉而進。亂失官事者。必先隱諱。續日本紀四

凡國守。每年一巡行屬郡。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

知百姓所患苦。敦諭五教。勸務農功。部內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

行發聞於鄉閭。舉而進之。有不孝悌。悖禮亂常。不率法令者。糺而繩之。

大寶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六年十月。勅官人百姓。不畏憲法。私聚徒衆。任意

雙六。至於淫迷。子無順父。終亡家業。亦虧孝道。因斯遍仰京畿七道諸國。

令禁斷。續日本紀十九

桓武天皇延曆十九年五月。勅夫招夷狄。以入中州。爲變野俗。以靡風

化。豈任彼情。損此良民。宜國司懇々教諭。若猶不改。依法科處。凡厥置夷

諸國。亦同准此。類聚國史百九十

明治二年九月。刑律ヲ改撰セシムル詔。我大八洲ノ國體ヲ創立ス

ル。遂古ハ措テ不論。神武以降二千年。寬恕ノ政以テ下ヲ率井。忠厚ノ

俗以テ上ヲ奉ス。大寶ニ及ンテ。唐令ニ折衷スト。雖モ其律ヲ施スニ

至テハ。常ニ定律ヨリ寬ニス。其間政ノ汗隆。時ノ治亂ナキニ非サル

也。大率光被ノ德。外蕃ニ及フ。保元以降。乾綱紐ヲ解キ。武士權ヲ專ラ

シ。法律以テ政ヲ爲シ。刀鋸以テ下ヲ率井。寬恕忠厚ノ風。遂ニ地ヲ

掃ウ。今ヤ大政更始。宜ク古ヲ稽ヘ。今ヲ明ニシ。寬恕ノ政ニ從テ。忠厚

ノ俗ニ復シ。萬民所ヲ得テ。國威始テ振フヘシ。頃者刑部新律ヲ撰定

スル時。仍テ茲旨ヲ體シ。凡ハ虐故殺強盜放火等ノ外。異常法ヲ犯ス

ニ非サルヨリハ。大抵寬恕以テ流以下ノ罰ニ處セシメントス。抑刑

公無刑ニ歸スルニ在リ。宜シク商議シテ以テ上聞セヨ。法規分類大全

明治九年九月六日。元老院議長熾仁親王ニ國憲起草ノ詔。朕爰ニ

我建國ノ體ニ基キ。廣ク海外各國ノ成法ヲ斟酌シテ。以テ國憲ヲ定

ム。トス。汝等之カ草按ヲ起創シ。以テ聞セヨ。朕將ニ之ヲ撰ハント

明治廿二年二月十一日、憲法發布勅語。朕國家ノ隆昌ト臣民ノ慶
福トヲ以テ、中心ノ欣榮トシ、朕カ祖宗ニ承クルノ大權ニ依リ、現在
及將來ノ臣民ニ對シ、此ノ不磨ノ大典ヲ宣布ス。惟フニ我カ祖我
カ宗ハ、我臣民祖先ノ協力輔翼ニ倚リ、我カ帝國ヲ肇造シ、以テ無窮
ニ垂レタリ。此レ我カ神聖ナル祖宗ノ威德ト、並ニ臣民ノ忠實勇武
ニシテ、國ヲ愛シ公ニ殉ヒ、以テ此ノ光輝アル國史ノ成跡ヲ貽シタ
ルナリ。朕、我臣民ハ、即チ祖宗ノ忠良ナル臣民ノ子孫ナルヲ回想シ、
其ノ朕カ意ヲ奉體シ、朕カ事ヲ獎順シ、相與ニ和衷協同シ、益我カ帝
國ノ光榮ヲ中外ニ宣揚シ、祖宗ノ遺業ヲ永久ニ鞏固ナラシムルノ
希望ヲ同クシ、此ノ負擔ヲ分ツニ堪フルコトヲ疑ハサルナリ。官報
號外

明治廿二年二月十一日、憲法發布告文。皇朕レ謹ミ畏ミ、皇祖
皇宗ノ神靈ニ誥ケ白サク、皇朕レ天壤無窮ノ宏謨ニ循ヒ、惟神ノ寶
祚ヲ承繼シ、舊圖ヲ保持シテ敢テ失墜スルコト無シ。願ミルニ、世局
ノ進運ニ膺リ、人文ノ發達ニ隨ヒ、宜ク皇祖皇宗ノ遺訓ヲ明徹
ニシ、典憲ヲ成立シ、條章ヲ照示シ、内ハ以テ子孫ノ率由スル所ト爲
シ、外ハ以テ臣民翼贊ノ道ヲ廣メ、永遠ニ遵行セシメ、益國家ノ丕基
ヲ鞏固ニシテ、八洲民生ノ慶福ヲ増進スヘシ。茲ニ皇室典範及憲法
ヲ制定ス。惟フニ、此皆皇祖皇宗ノ後裔ニ貽シタマヘル、統治ノ
洪範ヲ紹述スルニ外ナラス。而シテ朕カ躬ニ逮テ、時ト俱ニ舉行ス
ルコトヲ得ルハ、洵ニ皇祖皇宗及我カ皇考ノ威靈ニ倚藉ス
ルニ由ラサルハ、無シ。皇朕レ仰テ皇祖皇宗及皇考ノ神祐ヲ

禱り、併せて朕カ現在及將來ニ、臣民ニ率先シ、此憲章ヲ履行シテ愆
ヲサラシムコトヲ誓フ。庶幾クハ神靈此レヲ鑒ミタマヘ。官報
號外

明治廿二年二月十一日、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ノ詔。朕祖宗ノ遺烈
ヲ承テ、萬世ニ系リ、帝位ヲ踐ミ、朕カ親愛スル所ノ臣民ハ、即チ朕カ
祖宗ノ惠撫慈養シタマヒシ所ノ臣民ナルヲ念ヒ、其康福ヲ増進シ、
其懿德良能ヲ發達セシムコトヲ願ヒ、又其翼贊ニ依リ、俱ニ國家
ノ進運ヲ扶持セムコトヲ望ミ、乃チ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ノ詔命
ヲ履踐シ、茲ニ大憲ヲ制定シ、朕カ率由スル所ヲ示シ、朕カ後嗣及臣
民ノ子孫タル者ヲシテ、永遠ニ循行スル所ヲ知ラシム。國家統治
ノ大權ハ、朕カ之ヲ祖宗ニ承ケテ、之ヲ子孫ニ傳フル所ナリ。朕及
朕カ子孫ハ、將來此憲法ノ條章ニ循ヒ、之ヲ行フコトヲ愆ヲサルヘ

シ。朕ハ我カ臣民ノ權利及財産ノ安全ヲ貴重シ、及之ヲ保護シ、此
憲法及法律ノ範圍内ニ於テ、其享有ヲ完全ナラシムヘキコトヲ宣
言ス。帝國議會ハ、明治二十三年ヲ以テ之ヲ召集シ、議會開會ノ時ヲ
以テ、此憲法ヲシテ有効ナラシムルノ期トスヘシ。將來若此憲法ノ
或ル條章ヲ改定スルノ必要ナル時宜ヲ見ルニ至ラハ、朕及朕カ繼
統ノ子孫ハ、發議ノ權ヲ執リ、之ヲ議會ニ付シ、議會ハ此憲法ニ定メ
タル要件ニ依リ、之ヲ議決スルノ外、朕カ子孫及臣民ハ、敢テ之カ紛
更テ試ミルコトヲ得サルヘシ。朕カ在廷ノ大臣ハ、朕カ爲ニ此憲
法ヲ施行スルノ責ニ任スヘク、朕カ現在及將來ノ臣民ハ、此憲法
ニ對シ、永遠ニ從順ノ義務ヲ負フヘシ。官報

○崇神帝詔群卿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也。云々。其選群卿、遺于四方。

令知朕憲。日本謹按是發行人以施教於四方之始也。導者啓迪也。教不至化則民與教別也。民情化適而教成之謂教化。正朔者王曆也。天下皆受正朔同其事天也。正朔不受則民殊俗。王化者天下皆守其教令而正其三綱也。王化未習則民異意也。憲者法也。憲章以示人也。言民皆有此心。教化不明故不盡其性。啓迪之在教之化。敬鬼神與教化民其本不出至誠而鬼神者幽而信。人民者習而駁。故事鬼神在致敬治人民在盡教。帝既晨興夕惕齊明盛服以敬鬼神。灾害既耗然天下未一軌。四方未均俗。今建憲章以考時月同禮樂制度以節民性。一道德以同俗。及十二年教化流行衆庶樂業富庶既滿。人民皆知長幼之序課役之制。宜哉稱其至德乎。蓋迄後世有巡察按察宣撫之法。以正革風俗制度。及推古帝聖德太子定憲法。孝德帝詳天下之制。天武帝

定律令法式。文武帝朝。淡海公奉勅撰律令。終爲萬世政令之準標。其本皆基于此。帝之功不亦大哉。中朝事實

○推古帝十二年夏四月。皇太子親筆作憲法十七條。其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爲本。云々。謹按禮之大。至此始著諸憲章。以令天下之人民。知之由之也。夫禮者天地之大經。而往古神聖以定中國。天神以非禮入石窟。所其繫太重。所其由行不以禮。則無所措手足。既有天下國家。則有其禮。不由禮則無所謂治平。是所以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也。人君示不以禮。民之俗不易。紕下不以禮。民不心服。禮讓行而后教化之極可始著。蓋人之爲人。本朝之爲中華。由此禮也。夷狄亦人。而其國亦治。禽獸亦物。其群亦類。然所以爲其夷狄也。爲其禽獸也。不由禮而行之也。人而無禮。則不異於夷狄。故神聖建教於初。天神懲戒於無狀。以正

其禮矣。皇太子聰明美質，始定冠位，親選憲法，以禮為治國之本。其教可謂著明也。此後連綿天下眾庶之禮，制度之法大定，終律令格式行于世。天下萬世皆知禮為大本，皇太子功大哉。中朝事實

○諸神歸罪過於素戔鳴尊，而科之以千座置戶。云々。謹按是行刑罪贖流之始也。凡刑者眾以惡之事以涉眾，其著不可掩，而後察之行其罰，尊之無狀至六合常闇，所其繫最博大也。故眾議行之刑，又贖其科，可謂刑罪之公。自是至人皇，刑法大定，律令周施，天下悉知刑之可懲矣。蓋罰以耻之，刑以害之，神聖豈欲之乎？否乃善終不長，道終不行也。故詳聽斷之法，謹詳讞之議，伸冤抑之屈，親死囚之決，以慎刑憲，正典獄之任，存欽恤之誠，戒濫縱者，歷代聖主之明戒也。人一死而不生，身一黥而不復，事一謬則千悔亦不補，故以至誠臨焉，以至明致之，而

可得其中其孚也。中朝事實

○職官之制，其所由來者久矣。泰古天祖之御天原也，八十萬神同寅協恭，各執其事，以翼亮天業。職官之象，於是乎見矣。天孫之莅中國也，天祖命天兒屋命，天押日命諸神，翼衛道從，自後神裔世承其職，以輔贊天子。文武世官之制，自是而興矣。及太祖平定中原，封功臣為國造縣主，封建之制於是乎始矣。內外臣僚皆世官世職，相承相續，以奉上。一人名分明而治體正矣。歷世之久，雖時不能無弊，而英主迭興，振肅紀綱，故海內寧謐，兵勢赫烈，自四夷八蠻莫敢不來享，實繇國體尊嚴，法制一定，有不可敢動搖焉者，故也。及中宗輔大化之政，革易舊弊，兼封建郡縣之制，創八省百官，以新天下之耳目，馴致數百年之隆治者，其功烈可謂盛矣哉。但當時令文章創，職員未完，至文武朝修大寶令。

而官制大備。竟為永世之典矣。然至弘仁置藏人檢非違使。而侍從衛府。彈正諸職。漸失其權矣。莊園繁興。而國司之政不行乎天下矣。譜第門閥之選重。而官非其人矣。朝政寬弛。寇盜竊發。而武士之權起矣。自保元平治以後。則大勢一變。土地兵馬之權。盡歸霸府。而大寶官制。皆為虛設矣。世道之變。可勝慨哉。唯國體之嚴。君臣之分。雖萬世不可易。故武人擅天下之權。而其所企望。止於征夷之號。如攝關之職。尚為非藤原氏斷不可據者。大姦巨猾。不敢生覬覦之心者。實賴名分之存也。然而官制之弊。為日已久。故名實乖錯。彼此紛亂。職掌不明。管轄不行。政教由是陵夷。庶績由是壅滯者。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後之有志於善治者。固不容不原神聖經邦之意。變通損益。以建永久之法制也。日本史

職官志

○自古有天下者。不能去刑法以為治。仁人之於民。若保赤子。然及不得已。則殘肌膚。傷性命。用義刑。義殺。而不敢赦。豈無惻隱慈愛不忍之心哉。辟以止辟。刑期于無刑。義之盡。所以為仁之至也。蓋刑法之設。漸於神代。天罪國罪。見於禊詞。聖帝率神祇之意。作為刑典。以糾正萬民。其所由來者上矣。唯泰古之世。上以靈德莅下。下以忠信事上。上下一體。政尚簡易。凡有辜罪者。大率誓神祇。除許其自新。萬姓熙熙。俱躋於仁壽之域矣。當是時。豈有法律科條之可言哉。及世道不古。人心漸偽。上宮太子始作憲法。至中宗中興。命藤原鎌足修撰律令。制作軌度。大超前代。歷朝遵行。頗有損益。格式之書。又相繼成編。於弘仁貞觀延喜間。蓋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此皇朝所以遵神

道探唐制。制定百代之大典者。可謂備矣。古人有云。刑罰世輕世重。又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故寬猛剛柔。各從其時。弛張緩急。咸適其宜者。是萬世之準則。不可得而改者也。大日本史刑法志

第十一 義勇奉公

日神方知素戔鳴尊固無惡意。乃以日神所生三女神。令降於筑紫洲。因教之曰。汝三神宜降居道中。奉助天孫。而爲天孫所祭也。神代紀一書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於葦原中國者云々。經津主神是將佳也。時云々。武甕槌神此神進曰。豈唯經津主神獨爲丈夫。而吾非丈夫者哉。其辭氣慷慨。故以即配經津主神。命平葦原中國。神代紀本書日子番能邇々。藝命將天降之時。居天之八衢。而上光高天原。下光葦原

中國之神。於是。有故爾。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命。以詔天宇受賣神。汝者雖有手弱女人。與伊牟迦布神。面勝神。故事。汝行將問者。吾御子爲天降之道。誰如此而居。故問賜之時。答曰。僕者國神。名狻田毘古神也。所以出居者。聞天神御子天降坐故。仕奉御前。而參向之侍。古事記上大日貴神。乃以平國時所杖廣矛。授三神曰。吾以此矛。卒有治功。天孫若用此矛治國者。必當平安。今我將隱去。百不足八十限矣。言訖。即躬披瑞入坂瓊。而長隱。常世鄉矣。神代紀本書大國主神答曰。僕者。於百不足八十垺。手隱而侍。亦僕子等。百八十神者。即八重事代主神。爲神之御尾前。而仕奉者。違神者非也。如此之白。而乃隱也。古事記上是時。歸順首渠大物主神。及事代主神。乃合八十萬神於天高市。帥以昇

天陳其誠款。時高皇產靈尊勅大物主神曰。汝若以國神為妻。吾猶謂汝有疏心。故今以吾女三穗津姬命配汝為妻。宜領八十萬神。永為皇孫奉護。乃使還降之。神代紀一書

大伴連遠祖天忍日命。帥來目部遠祖天穗津大來目命。背負天磐靱。臂著稜威高鞞。手提天櫛弓。天羽羽矢。副持八目鳴鏑。又帶頭槌劍。而立天孫之前。遊行降來。神代紀一書

神武天皇戊午年六月。是時大伴遠祖日臣命。帥大來目督將元戎。蹈山啓行。乃尋鳥所向。仰視而追之。遂達于菟田下縣。因號其所至之處曰菟田穿邑。于時勅譽日臣命曰。汝忠而且勇。加能有導之功。是以改汝名為道臣。日本書紀三

神武天皇戊午年秋甲午朔乙未。天皇使徵兄狛及弟狛者。是兩人菟田

縣之魁帥者也。時兄狛不來。弟狛即詣至。因至拜軍門而告之曰。臣兄兄狛。猾之為逆狀也。聞天孫且到。即起兵將襲。望見皇師之威懼。不敢敵。乃潛伏其兵。權作新宮而殿內施機。欲因請饗以作難。願知此詐。善為之備。日本書紀三

神武天皇戊午年十二月。饒速日命。本知天神懲勳。唯天孫是與。且見夫長髓彥真性。悛恨不可教。以天人之際。乃殺之。帥其衆而歸順焉。天皇素聞饒速日命。是自天降者。而今果立忠効。則褒而寵之。此物部氏之遠祖也。日本書紀三

熊曾建白言。汝命者誰。爾詔吾者。坐纏向之日代宮。所知大八嶋國。大帶日子淤斯呂和氣。天皇之御子。名倭男具那王者也。意禮熊曾建二人。不伏無禮。聞看而取殺。意禮詔而遣。爾其熊曾建。自信然也。於西方除吾二

人無建強人。然於大倭國。益吾二人而建男者坐祁理。是以吾獻御名。自今以後。應稱倭建御子。古事記中。景行天皇段。

繼體天皇二十一年夏六月。天皇詔大伴大連金村。物部大連龜鹿火。許勢大臣男人等曰。筑紫磐井反。掩有西戎之地。今誰可將者。大伴大連等僉曰。正直仁勇。通於兵事。今無出龜鹿火右。天皇曰。可。秋八月辛卯朔。詔曰。咨大連。惟茲磐井弗率。汝徂征。物部龜鹿火大連。再拜言。嗟夫。磐井。西戎之奸猾。負川阻而不庭。憑山峻而稱亂。敗德反道。侮慢自賢。在昔道臣。爰及室屋。助帝而罰。拯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贊。臣恒所重。能不恭伐。詔曰。良將之軍也。施恩推惠。恕己治人。攻如決河。戰如風發。重詔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勗哉。恭行天罰。天皇親操斧鉞。授大連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頻奏。二十二年冬十

一月甲寅朔甲子。大將軍物部大連龜鹿火。親與賊帥磐井。交戰於筑紫御井郡。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避萬死之地。遂斬磐井。果

定疆場。日本書紀十七

欽明天皇二十三年七月。所虜調吉士伊企儼。為人勇烈。終不降服。新羅鬪將拔刀欲斬。逼而脫禪。追令以尻臂向日本。大號叫曰。日本將啗我臆。臆即號叫曰。新羅王啗我臆。雖被告逼。尚如前叫。由是見殺。其子身子亦抱其父而死。伊企儼辭旨難奪。皆如此。由此特為諸將帥所痛惜。其妻太葉子亦並見禽。愴然而歌曰。柯羅俱爾能。基能陪爾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例甫囉須母。耶魔等陞武岐底。或有和曰。柯羅俱爾能。基能陪爾陀。陀志於譜磨。故幡。比例甫囉須彌喻。那備婆陞武岐底。日本書紀十九

舒明天皇九年。蝦夷叛以不朝。即拜大仁上毛野君形名。為將軍。命討還

爲蝦夷見敗而走。入壘。遂爲賊所圍。軍衆悉漏。城空之。將軍迷不知所如。時日暮。踰垣欲逃。爰方名君妻歎曰。懔哉爲蝦夷將見殺。謂夫曰。汝祖等渡蒼海。跨萬里。平水表。政以威武。傳於後葉。今汝頓屈先祖之名。必爲後世見嗤。乃酌酒。強之飲。夫而親佩夫之劍。張十弓。令女人數十。俾鳴弦。既而夫更起之。取伏仗而進之。蝦夷以爲軍衆猶多。而稍引退之。於是散卒更聚。亦振旅焉。擊蝦夷大敗。以悉虜。日本書紀二十三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三年十月乙未朔。詔曰。朕我東人爾。授刀天侍之。牟留事波。汝乃近護止之天。護近與止念天奈母在。是東人波常爾云久。額爾方箭波立止毛。背波箭方不立止云天。君乎一心乎以天護物曾。此心知天。汝都可幣止勅比之御命乎不忘。此狀悟天。諸東國乃人等謹之。

麻利奉侍禮。續日本紀三十

對大明使可告報之條目。一、夫日本者神國也。即天帝、天帝即神也。全無差。依之國俗勤神代。風度崇王法。體天則地。有言有命。雖然風移俗易。輕朝命。英雄爭權。隣國分崩矣。予之慈母懷胎之初。夢日輪入胎中。覺後驚愕。而即相士卜之。曰天無二日。德輝彌四海之喜瑞也。故及壯年。夙夜憂世愁國。再會復聖明於神代。遺威名於萬代。思之不止。纔經十有一年。族滅凶徒姦黨。而攻城無不拔。敵陣無不廢。有乖心者自消亡矣。已而國富家娛。民得其所。而心之所會無不遂。非予力天之所授也。太閤記卷十五

明治七年一月廿日。宮廷ノ用度ヲ減シテ軍資ニ充ツル詔ニ。今般陸海軍費ノ爲メ。新ニ祿稅ヲ設クルハ。要スルニ國力ヲ強クシ。人民ヲ保護スルニアリ。朕モ亦將ニ自ラ簡約ニ從ヒ。以テ其費ニ充ツヘシ。汝有司等。斯旨ヲ體シ。凡ソ宮中ノ用度ニ於テ。務テ減省スル所アリ。

明治廿八年五月十三日、陸海軍人ニ賜フ勅諭。朕カ親愛スル帝國陸海軍人ニ告ク。朕兵馬ノ大權ヲ統ヘ、明治十五年陸海軍人ノ制略立ツニ於テ、汝等ニ軍人ノ精神五箇條ヲ訓諭シ、忠節、禮儀、武勇、信義、質素、貫クニ一誠ヲ以テスヘキコトヲ告ケタリ。朕カ汝等ニ訓諭スルノ殷切ナリシモノ、洵ニ汝等ヲ以テ、朕カ股肱ト頼メハナリ。爾來治平十有餘年、客歲清國ノ釁ヲ開クヤ、汝等ハ朕カ一號令ノ下ニ起テ、隆暑ニ耐ヘ、祁寒ヲ冒シ、内ハ籌畫警防ヲ努メ、外ハ進攻出戰ニ勞シ、陸ニ海ニ振古未ダ有ラサルノ偉勳ヲ奏シ、能ク交戰ノ目的ヲ達シ、帝國ノ光榮ヲ四表ニ發揚セシメタリ。朕ハ帝國陸海軍ノ選歩、茲ニ至リタルヲ欣ビ、汝等カ深ク五箇條ヲ服膺シテ、敢テ失墜セズ、命ヲ重シ生ヲ輕シ、以テ能ク朕カ股肱タルノ職ヲ盡シタルヲ嘉

ス。獨リ、鋒鏑ニ斃レ、疾病ニ死シ、然ラサルモ病癘トナリタルモノニ至テハ、朕深ク其事ヲ烈トシテ、其人ヲ悲ヤサルヲ得ス。朕今清國ト和ヲ講シ、汝等ト俱ニ治平ノ慶ニ賴ラムトス。願フニ軍隊ノ名譽ハ、帝國ノ光榮ト共ニ、汝等ノ責務ヲ重カラシム。朕ハ我武維レ揚リテ、汝等ト其譽レヲ借ニスルヲ樂ムト雖モ、邦家ノ前程ハ尙遠遠ナリ。汝等其レ能ク朕ノ訓諭ヲ遵奉シ、留リテ隊伍ニ在ルモノト、散シテ鄉關ニ歸ルモノトニ論ナク、五事ヲ服膺シテ、軍人ノ本分ヲ恪守シ、一誠以テ他日ノ報効ヲ期セヨ。官報

○謹按。神代之靈器不一。而天祖授二神以瓊矛。任以開基。瓊者玉也。矛者兵器也。矛以玉者。聖武而不殺也。蓋草昧之時。撥平於暴邪。驅去於殘賊。非武威終不可得也。故天孫之降臨。亦矛玉自從是也。凡中國

之威武。外朝及諸夷。意不可企望之。尤有因也。中朝事實

○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先事而為之備。無事而為之防。所以遏暴亂乎。將萌。護治安乎。長久也。外國之聖主。未嘗不左右於文武。況中國者。所其興在瓊矛。而天神以天征。賜天孫以寶劍。况神武帝之東征。天賜以節靈。其武威所及。無不服乎。故中華之武。四海之廣。宇內之區。終不可議之。武之德惟神。而文之教惟聖也。函陰陽生殺之機妙。致仁義生成之化矣。夫仁義者人之道。而或用之師敗。或因之國亡。然乃其要在其人。兵亦如此。廢興存亡。全在其人。非有聖人霸者之名也。皇統綿綿之後。大修飾其制。崇神帝作一千之兵器。持統帝置陳法之博士。命天下之民練習之。雖安更不忘戰。神尚戒之。兵器祭神祇。所其由來渾厚乎矣。中朝事實

○惟夫起於天瓊矛之滴瀝。成治功於廣矛寶劍者。國器之最。節靈者東征之瑞。乃是武勇之根柢。我國之鎮護也。龍尚舍

○嗚呼中國兵威之震。可謂至疆盛矣哉。列聖之統御海宇。襲服外蕃者。以之。後人之嗣守基業。鞏固封畧者。以之。舉上下幾千年生靈。皆莫不遵蹈。率由於斯道。此其所從來者尚矣。蓋自伊弉諾尊。伊弉冊尊。執瓊矛。畫八洲。而尚武之象著焉。天祖命皇孫君臨下土。傳寶劍為天位之信。而尚武之道明焉。太祖以神武平定中州。受靈命為人皇之始。而尚武之訓定焉。天降諸神。無論健雷齋主之烈。乃至素盞鳴尊之斬蛇。大己貴命之平國。其何不以雄武幹事。贊開剏之業乎。若乃垂仁之敬祭神祇。奉弓劍以為幣。成務之建置造長。賜矛盾以為表。皆莫非尚武之道也。上以是為教。下以是為業。習慣成性。勇銳絕倫。動衆征伐。對無

立國威稜震於八洲之表矣。夫天祖太祖之訓，必使國人尚武者何也。實以洞觀千萬年，非尚武則不可以安國家，非尚武則不可以制夷狄。故也。蓋葦原中國，天神附界之地，財寶饒贍，百物富有，為外蕃之所絕無者。方其隆盛，彼固不能朶頤垂涎於我。及後世德有厚薄，運有汗隆，則安得保無夷狄覬覦之患。故授寶劍貽遺訓，崇尚武勇，定其所嚮，以國家永久不拔之基。後世人主遵其道，則興隆，反是者亂敗，下及武將之所以盛衰存亡，無不皆然。大哉乎皇祖之訓也。其亘千萬世而不可改也。大日本史兵志

○源光圀諭國中子弟曰：汝輩年少，意當思奮勇而殞首，然臨危授命，士之常分，血氣之勇，盜賊尚能之，非死之難，處死為難。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夙夜孜孜，明倫理，勵實行，此所望於汝輩。不然則

思亂樂禍者也可不戒哉弘道館記

○夫日出之鄉，陽氣所發，地靈人傑，食饒兵足，上之人以好生愛民為德，下之人以一意奉上為心。至於其勇武，則皆根諸天性。此國體之所以尊嚴也。抑所謂勇武者，非惟勁悍猛烈，以逞其威，蓋亦必發於忠愛之誠。請論其畧。素戔鳴尊斬蛇獲劍，以為是神劍，也不可敢私。大己貴神獻其平國之矛，曰：天孫若以此治國，必當平安。方是時，素戔鳴尊獲罪於天祖，大己貴神將避國於天孫，而不啻不怨朝廷，乃獻其寶器，以輸奉上之誠。其忠愛之厚何如也。若夫五瀨命臨薨，慷慨撫劍，以逆虜未滅為憾。日本武尊疾篤，寓懷於雄刀，發情於歌詞，其感憤悲壯，從容爛雅，又復何如也。及至後世，士猶重廉耻，卑怯懦，以污名辱先為戒。忠義孝烈，不乏其人。丹心血誠，誓天日貫金石，而其跡不迫，流風如馨，餘

情可掬者。皆上世遺俗所使然。要之。自有一種靄然氣象。非海外異邦所企及者。蓋國體不得獨尊嚴。必有資於天地正大之氣。天地之氣不得獨正大。亦必有參於仁厚義勇之風。然則風俗之淳漓。國體之汗隆繫焉。在上君子。豈可弗留心哉。弘道館記述義

○臣彪謹案。素戔鳴尊之獲罪於天祖也。與其子五十猛命。降臨於海

外。書紀云。到於新羅國。又云。韓地。蓋追稱之辭。少彥名命。亦適於常世國。案古稱常世。其義不一。而其云常世國者。多指海外絕遠之地。

則鴻荒之時。明神威靈。蓋既被於異邦。然載籍簡古。其詳不可得言也。

近時古學者流。為之說曰。外國諸蕃。蓋皆少彥名神之所經營。又有廣其說者曰。西土草昧之世。有大乙少昊。大乙即大己。貴神而少昊即少彥名神。其意蓋皆欲尊大皇朝而不自知。

其言涉怪誕也。好古之士。可不鑒哉。崇神帝。崇重神祇。經綸天業。於是任那國遺蘇那喝叱

知朝貢。外夷向化。見於史者。蓋是為始。垂仁景行二帝。相踵撻伐。不服

奮其威武。仲哀帝親征熊襲。中道而崩。神功皇后。因神祇之教。奉帝之

遺意。案書紀仲哀帝西征。條有神憑皇后曰。征新羅則熊襲亦自服矣。帝疑焉。便登嶽遙望曰。有海無國。神何誘我。據此則帝不啻不欲遠征。併不信海外有國也。然先是外

夷朝貢。及投化者不一。而足帝豈有不知海外有國之理耶。况以眼界論。有無者。真兒童之見。以帝之明。豈合有斯語耶。且丁卯歲。百濟遣使與新羅使朝貢。皇太后太子曰。先帝所欲

紀所載。前後矛盾。說頗涉恠。後說著實近情。而後世皆據前說。不知徵諸後說。可乎。此

實大義所關。係故敢辯焉。決意遠征。神兵所向。虜酋懾伏。三韓稱藩。而朝貢。當是際。國

威赫赫。日隆。一日。若新羅國王之子。若秦主嬴政之裔。萬里航海。望風

歸化。東夷西戎。奔走執役。金銀綾羅。朝貢不絕。視諸蕃。猶外府。豈不盛

哉。記文自上古神聖立極。垂統至蠻夷戎狄。以之率服。皆言未有儒教之時。故臣亦專就應神帝以上。述其大略。不敢說及中世云。蓋蒼生安寧。是以

寶祚無窮。寶祚無窮。是以國體尊嚴。國體尊嚴。是以蠻夷戎狄率服。四

者循環如一。各相須濟。美而其所以然者。未始不在斯道之所致也。其

為道光明正大。固不易一二數。然嘗瞻仰神皇經綸之迹。以後世之名

述之。則其要有三焉。曰敬神。曰愛民。曰尚武。古史雖簡。而其大體彰明

較著不可誣也。夫赫赫之威莫盛於天日。煦育之恩亦莫大於太陽。思者仁之施也。威者義之發也。天皇既承天日之嗣。撫育蒼生。又據太陽之所出。君臨萬方。恩威兼施。仁厚勇武。並行而不相悖者。蓋神皇立極之大體。而神州之所以冠絕宇內者。其亦在斯歟。弘道館記述義

校閱者 渡邊重石丸
編輯委員 大宮兵馬

古道要義終

明治四十二年五月廿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發行

定價金參拾五錢

編纂者 皇典講究所
發行者 皇典講究所
古代表者 目黑和三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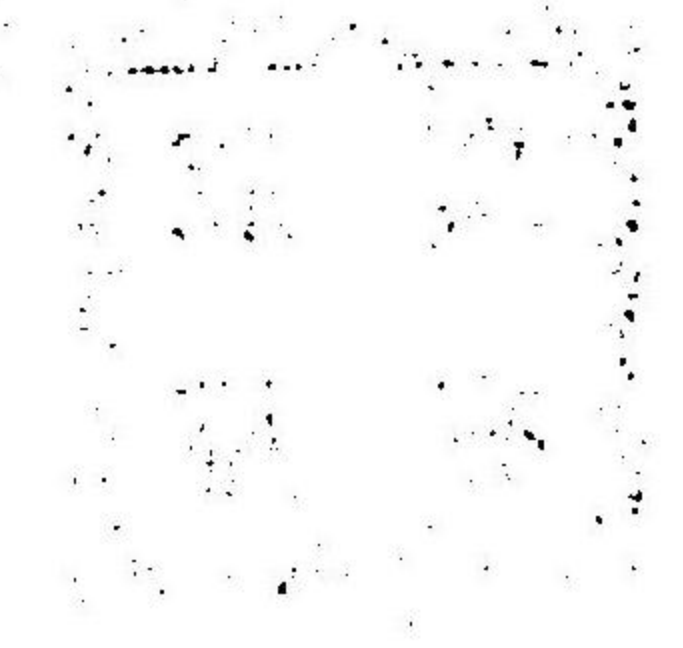
發行所 皇典講究所
出版部 東京市麴町區飯田町五丁目八番地

印刷者 小西幸吉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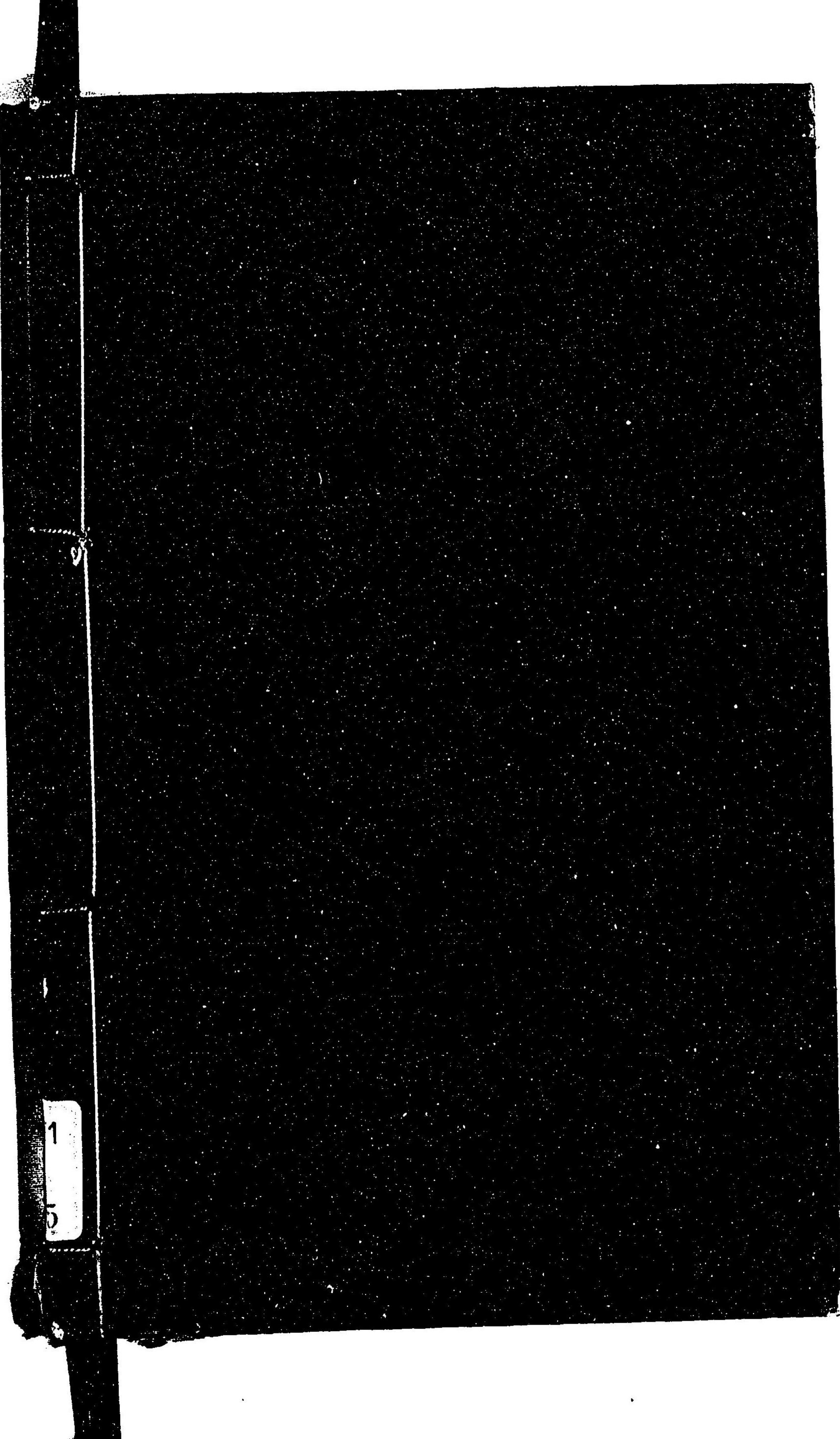
印刷所 日本印刷株式會社
東京市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中華民國十一年五月十日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1
5